

作家戰地訪問團叢書

# 凱歌

宋之的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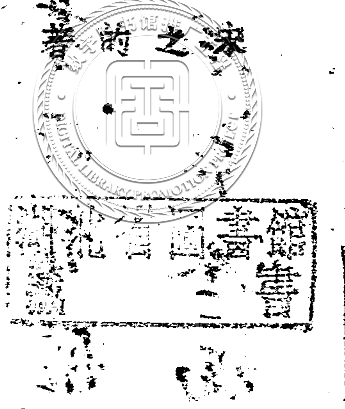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作家戰地訪問團叢書



# 凱歌

宋之的著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編輯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蔣傳禮賠償（八月廿一日）

此書所有權

現屬彭金瑞

# 凱歌

## 目次

# 新芽

到中條山，正是槐花的季節。

巨大的樹幹下飛舞着乳白色的小花，使得嫩綠的矮樹叢連鮮豔的紅賓都爲之減色了。山蟬喜歡在牠那濃蔭裏聒噪，天空裏有一種薄薄的淡淡的香息。

這槐花季節點綴着敵人的殘暴，是七次圍攻恰好結束了的時候。

農人們回來了，在一片瓦礫裏尋覓着往日的園地，不見了房，也不見了牆，僅破瓦殘鐵還勉强結家主留下了標記。——敵人潰敗以後放了火，這是牠們最好的成績。

農人們露宿在槐蔭下，僅那些乳白色的小花溫暖着自已的身體。

火延燒着的地方，樹也焦了。但根卻未斷，心還未死。剝掉那焦乾的皮，還可以看見青蒼的肉。並且，我異外的發現了幾枝新芽。那末，明年春天，這新芽還要生長起來吧！

未燒的樹，還挺立着那巨大的樹幹，被火烤枯了的葉子紛紛落落的倒掛着，像秋天的落葉似的。——

——這眞是秋天嗎？既然焦了的樹還發新芽，枯了的葉更容易轉綠的吧！

凱　歌

——是這樣的中國。

過不了幾天，農夫清除了地上的煙火，又在壘着新牆了，這一次，他在山裏選擇着特別堅固的石頭。

很多人幫助他，最顯眼的，最那些穿着草綠色軍服的兵。

——舊的毀了，新的卻在生長着！

# 牆

凱歌

敵人多佔一個地方，便多一種牢獄。他們在佔領的地方得不到稅收，沒法子統治，甚至不能自由行動。我們雖然不是有意的，卻在無形中爲他們準備了若干若干的死囚牢。在這些地方，我們那發銹的步槍就足以戰敗他們那新銳的武器，因爲先有一道牆把他們圍在裏面了。」

這道牆是怎樣造成的呢？

我們坐下討論着，你大大的驚怪了。

「這是真的嗎？」你說，「什麼道理呢？」

「道理是簡單的，」我有些不悅了，「人們築下了牆？」

「誰？」

「人！」

「什麼人？」

「全中國的人都在內。譬如現在晉南一帶，……」

你哈哈的大笑了。

自然，談到山西，你比我明白的多，你曾經旅行過山西全部，特別是晉南那幾個縣，你就擱的時間最長。你十分清楚那些地方的民情。你曾經查過洪洞縣的蘇三檔案，訪問了虞鄉城外的鶯鶯塔，並且在首陽山伯夷叔齊的二賢詞上題了名，什麼還瞞的過你呢？

不錯，那些地方的老百姓，生活得簡單而閉塞，十五里外的村莊對於他們就是另一個世界，他們沒走過那末遠的路。一個迷路的客人，在這種場合是時常感到頭痛的，因爲問來問去，土人總回你一個「不知道」——並不是玩花槍，他們真不知道。生活不需要他們知道。

不錯，那些地方的老百姓，不用法幣，甚至也不喜歡山西省銀行。他們通行着五六種兌換券，這些兌換券是由典當舖發行的，其價值僅止於一個縣，出了縣境，又是一個世界，又是五六種當舖發生的兌換券。

不錯，那些地方的女人，是當作商品來買賣的，有些山裏的女人——譬如中條山的女人——頭上還梳着唐代的髻，古趣泱然，脚纏得只二三寸，以致走路不用脚，而用膝，把脚拖在後面。倘生了男孩子，是有被溺死的危險的，生了女孩，全家才皆大歡喜。因爲女孩越多，財產也就越富。女孩和財產是成正比例的。當他向你報告財產的總數時，他會毫不客惜的把女兒和牛計算在一起，「我有幾畝田，幾個

房，雞頭牛，幾個女兒。」而女兒賣掉做奴隸人以後，是打死不論的，當然法律並不允許，但社會習慣卻是這樣，所以也就沒有人肯多事去告發了。

並且，你走遍了全縣，沒有發現這一所較完備的小學校，偶然碰到一個小學，也很難見到先生，先生不在家：「田裏幫傭去了。」而學生，一面在教室裏爲先生洗菜煮飯，一面敲着嗓子喊：「馬兒好，跑跑跑！」雖然人家的牆上，屋子裏，紅紙爲金字的報條卻很多，像：「捷報：貴府王大老爺諱××肄業於××小學經省長×教育廳長×考試合格，准予畢業第×名」等等，但實際上小學校在春秋兩季都不開課，田裏需要人，先生也樂得坐享每月五吊錢一升小米，去做自己的事。

你並且舉出了農城東山裏的奇異風俗，作爲反駁我的鐵證。相傳那山裏有一個東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權的。所以新婚之夜，交合的當兒，新婦必需被叔叔哥哥等親人按住，然後新郎才能暢所欲爲。而「爲」的時候，是任人參觀，越多越好。因爲據說，人越多，東山大王越爲之喪胆，新婦才得以安全度過云云。最後，你嘆了口氣。

多少年來，他們自己就爲之自己築了一道牆，把自己關在裏面，牢不可破。這道牆是傳統的封建勢力之總機。在那上面寄生着迷信的，自私的，無識的，愚蠢的，各種各樣的腐蝕物。」

「或者你說的那道牆，便是指了這個吧！」你反駁着。

是的，你很對，那樣的碉礎是存在過，我並不否認。但是我請你注意一個事實：就是風陵渡這名字幾百年來，從沒有變過，但是幾年之內，那渡口的情形，卻已經有了幾次的改變。你所認識的風陵渡，我相信，除了河邊的船桅以外，就只有幾堆黃土。

但是現在，那幾堆黃土，就早已是一個繁榮的小鎮。不而兩年前曾成爲我方運輸的主據點，且成爲今日敵我隔河砲戰的敵方根據地了。風陵渡，幾年來已經嘗遍了多少苦辣酸辛，難道還永遠寂寞與忍受着滾滾河水的譏笑嗎？

「難道舊牆是這樣容易塌毀，而新牆又那樣容易築成的嗎？」你仍是懷疑着。

你的懷疑有點道理，這中間是頗有些距離的。

我感到我必需告訴你一些新聞了。

一九三八年夏，敵人陷長治後，「皇軍」便三三五五得到城郊進行刧掠了。他們刧掠得並不像一個冠冕堂皇的强盜，老實說，貪婪得是有點兒近於下賤的。農人們的窮困是有名的，他們本來就一無所有。但最後，他們連農家孩子的尿布也搜括盡了，除了灰塵就僅餘骯髒的四壁，「皇軍」於是由於憤怒，便繼之以「激昂」

「三個老百姓因爲窮困觸怒了「皇軍」，「皇軍」命令他們站在一起，預備殺却沒帶槍。「站好，不

準動！」「皇軍」說：「我回去取槍，槍斃你！」他於是走了。

這故事的結局是使得那野蠻的「皇軍」也爲之驚倒了。當他取了槍來的時候，他發覺那三位先生竟還站在那裏，一動也沒動，他們等待着被「殺」。

同樣的故事在一九三八年春初也發生在新絳。新絳城外的一座橋在我軍退出以後破壞了，敵人爲了維持他的交通，不得不修理這座橋。他們抓了些民伕來，自然都是附近的老百姓。一天，在橋旁十丈遠近，一位「皇軍」截住了一個女人，他的企圖是很顯明的。那女人哭着，鬧着，但卻全無結果，「皇軍」把她按在地下了。但「皇軍」按倒了女人卻沒法對付他的馬，馬放開吧，又怕跑了，牽在手裏吧，就不能制服那反抗着的女人。於是他異想天開的把馬韁繩綁住了自己的一條腿。那女人在用盡了自己所有的力氣以後，便以一塊紅布蒙住了自己的頭，她是完全絕望了。誰知紅布竟刺了馬的眼睛，那畜牲吃驚的咆哮起來了，他蹦，跳，繼之以跑，把「皇軍」拖了近十里。而女人，也就因此得救了。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十丈外修橋的那些老百姓，對這件事，他們當然是看見的，然而他們一動都不動，而任那「皇軍」放縱着野蠻的天性。

這些故事也許會傷你的心，因爲是太使人失望了，但是不忙，這些事的發生，都在一九三八年，敵人第一次進攻的時候。這是耐人尋味的。因爲這就正是你所說的那「舊牆」的結果，走時，牠還沒有毀

呀！

那末，現在來講些新的吧。但，這兒，我要特別提醒你對於時間的觀念。就整個的講，我們的挑戰在今天在於爭取時間，而據一些軍事專家說，作戰的第一要訣，也在於爭取時間，時間的寶貴，是可見一般了。記住就是。

在一九三八年末及一九三九年初，是我這些故事發生的時候。

凌川縣，你該來總記得這個位置在山顛的僻遠小縣吧，這個縣，是山西省一百〇五個縣裏唯一沒淪陷過的縣，那末，他的僻遠也就可以想見了。我之所以舉這個縣裏的故事，也就在於讓你聽聽，雖然辟遠若凌川，也居然能够引人入勝了。

什麼？就是這個。——山中女人們都站起來了。不僅不再梳唐代的髻，而且剪了髮，你看這一下子開縮了多少代吧。而且參加了婦女救國會，是國民月會的一份子，背國民公約的誓詞，喊擁護蔣委員長。雖然自己出嫁的時候，父親曾拿了丈夫許多錢，應該爲丈夫而服役，現在她可全不管這一套，她要服役於國家。她甚至於瞧不起他。因此，在早晨，太陽雖已出了多高，她卻還在床上不起，丈夫要吃飯嗎？活該沒有！

那個打慣了老婆脇背的丈夫可眞的惱怒了，但他還隱忍着。他等待着機會，他畢竟等着了。老婆在

街心混了一天，說是爲了監防漢奸放毒去看井。看什麼井？他於是狠狠的教訓了她一頓。

結果實在不勝意，老婆告到了婦救會，會員們不禁爲之變色了。「還了得，藐視婦女在抗戰中的力量！」那倒霉的丈夫被拖在街心，她們同樣教訓了他一頓狠狠的。

夫妻背對着背，彼此不打招呼者達一夜之久。

真實丈夫也是有數中的一個，他敢於到縣長的房門口去貼反對縣長的標語，而且貼了數十張。「擁護×縣長釋歸×村長。」「要求開釋×村長。」「×村長是冤枉的！」紅綠色紙上寫着歪歪斜斜的字。我們與其說×村長是冤枉的，倒無寧說是狡猾的。因爲他貪了贓，卻巧妙的蒙蔽了村民的眼睛，並且利用了戚族關係，鼓動了村民來爲他請願了。縣長不得不對了村民們解釋，而且舉出了證據，但村民們不信，他們把標語再貼一遍，貼在縣長的門口。

縣長皺了眉頭對我說：「這民主者是弄不好，村民一天到晚打官司，不是擁護這個，就是反對那個。他們又常常被蒙蔽，摘來摘去摘不清　。」

「但是我不管。」縣長繼續着。「由他們去鬧吧，他們鬧來鬧去會發覺自己錯了的。」…………

那個丈夫的哥哥當了兵，那些兵都是自動入伍的，他哥哥也是。某一次，山外的敵人揚言要進攻了，他哥哥所隸屬的一中隊，便被派往山口去截擊敵人，任務是很重大的。中隊長帶了他一中隊星夜趕着

路，快要到達的時候，中隊在矮樹叢裏聚集着休息。

「那末，我們討論一下吧！」那哥哥說：「這襲擊敵人的戰術是應該的嗎？還是不應該的。」

兵士們討論的時候，隊長是禁止發言的。但這一次隊長却實在不能忍耐了，他要部隊停止討論要趕快，他所得到的命令是急迫而嚴厲的。

「隊長是有意妨障我們的『民主』『自由』，」哥哥說了。「他是一個十足的官僚腐化。」

「他並且在昨天夜行軍的時候，踩了我的脚，喊一二一又沒有力氣。」另外的兵士附和着。

「我出恭的時候他又大聲的喊，出恭的自由都沒有了！」

「他是個『獨裁』是『法西斯』。兵士們」吵鬧着。

決議案立刻就成立了：「開除隊長」，這不消說是悲慘的，他們又用了三點鐘討論着誰配當隊長，他們進行着選舉工作。進行得很熱烈，但敵人却就在這時候，打進來了。

現在，你請想一想吧。這樣的民衆和你所例舉的情況是否還相同呢！那自然是不同的。以這種不同裏，你可有什麼感想？

我前面曾經請你注意時間，這便是時間作了怪。以一九三八年秋到冬，不過才三個月，但他們却進步了幾百年，幾世紀。以等着敵人殺到計劃着去殺人，這是山西老百姓的跳躍，恐怕也是全中國老百姓

的跡蹤吧。

但是太快了，快得難以使人相信，於是便過了火。當那個厲在他們身上的牆一旦坍毀了，他們便抬起頭來！「啊哈」於是一任感情的流溢。——這乃是因爲根基不穩的原故。敵人進攻的很快，他們沒有時間去奠定基礎。

原來拆毀了那道牆的正是敵人，因爲有了敵人，所以民族的自覺，民族的仇恨，才一下子在老百姓心裏爆發了。敵人的大砲幫助了我們。

「那末，還算什麼呢？」你搖着頭。

一，你應該搖頭，這豈止不算什麼，這簡直是笑話。但請不要誤會，這不過是才萌芽，芽才出土，不免有點兒「斜」的。

就在一九三八年多到一九三九年，那情形就又不同了。請注意時間吧。

同樣的是新絳縣——在南喬縣，一件壯烈的事情發生了。一九三八年底敵百六十人進据南喬野村。百六十人佔了十三個大院。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號，老百姓動起手來了。這次的動作，是在十分機密與警惕中進行的。他們很有計劃，並且抱定了一種決心。事先，他們和駐軍有了聯絡，其後，針對着十三院分了十三組，派每一組担任一個院，每一組的領導者就是院子的主人。在白天，他們若無其事

的扯掉了門上的鈴，免得門被關閉了誤大事。並且以酒浸饅頭來喂狗，使得醉了的野狗不能以自己的狂吠，驚醒敵人。夜一點鐘，他們幹起來了，幹的很順利，五個院子的敵人在睡眠中被斬死了。八個院子的敵人爬起來抵抗，老百姓雖然心疼自己的財產，可是更痛恨民族的敵人，他們在自己的院子裏放了火。十百六十個敵人就這樣的解決了，沒跑脫一個，一個青年犧牲了，他的母親被全縣的農民輪流着供養着，年老的老母親並不惋惜兒子的生命，因爲死掉了一個，她卻得到了無數個。兒子勇敢的死了，母親光榮的活着。

丈夫和妻子早就和解了。當妻子去開會，而脚小山卻深的時候，丈夫便情願把自己的毛驢讓給妻子，自己在後面趕着。當妻子在大會上承認了縫製棉衣三十件，受着主席的獎勵的時候，丈夫也真心的笑着。妻子的榮譽，也就是丈夫的，因爲人們立刻就會說，「那爲老總們縫了三十件棉衣的老婆，卻是他們。」云云。

自然，丈夫也並不弱，他參加了游擊小組，摸敵人，拆鐵路。把敵人縊死以後，就扔入那深不可測的毛坑，讓敵人向外國發着奇臭。把鐵路炸毀以後呢，就把鐵軌積回來，他們喜歡那鐵軌上的鋼，鋼是値錢的，修械所需要着鋼。並且那鐵軌上的鋼，馬上就會在修械所裏變成槍，去追敵人的命。

敵人供給鋼，也供給鐵。儘管敵人在鐵路附近編組了護路村，結果卻還是一樣！鐵軌照來是提了翻

誘的。護路隊以自己的身上取出了麻繩和棉花，「來吧，老鄉！」然後，伸出了自己的手，張開了自己的口。「皇軍」差不多同時，發現路軌沒有了，也發現了那護路隊，他躺在那殘缺的鐵路旁邊，被麻繩綁了手，棉花塞了一嘴。有什麼法子呢？他是既不能動手，也不便用口的。

以保定開出的列車，有一次準時到了北平，北平的居民們都大爲驚怪了。僞報紙也用大字標題記載了這個新聞：「昨天平保列車準時到達」那壞蛋的編輯人寫着：「一路平安。」他覺得這事情是頗爲奇異，而且有了新聞價值了。

請想想看，到處是仇恨，遍野是刀槍，望着樹稍擺動，塵土飛揚，敵人都要喪胆的。他們除了安於囚犯的命運，還有什麼法子呢？他們知道，倒反而是住在監獄裏，生命才會有保障的。

敵人加緊着監獄的防禦工作。

倘有城裏，街道是沒人走的，「皇軍」在那衙接的房屋裏面鑿過了牆。以這一家到那一家，因爲門是被堵塞了，他們只能鑽狗洞，因爲据說，街上是不太平，有刀子等着他們的。要是駐紮在城外的村落裏，那情形更壞，「皇軍」都爲之胆戰心驚了。

但他們的防禦方法，卻是很費心的。

村外挖了丈餘深的外壕不算，壕外還要安設觸電的鐵絲網，鐵絲網週圍鋪着草，上掛洋鐵筒，旁伏

野狗。因爲要有人摸進來，誤觸鐵絲網，麥草，洋鐵筒和野狗就三位一體的發出警告，他們幾呼噹的聲響。這還不算，主要的屋頂都舖了棉花，因爲棉花是白的，如果夜裏有人上了房，那就不易隱藏。主要的路口都晒了乾草，並且在乾草上覆以磚瓦片，如果有人走過，那必然就要發出響聲。

雖然是這樣的嚴密，一到夜晚，「皇軍」還是不敢站崗放哨，站崗的兵士都是用草紮的，連橡皮人都沒有。橡皮人也一次一次的被老百姓搬運走了。

「敵人多佔一個地方，便多一幢牢獄，他們在佔領區的地方得不到稅收，設法子統治，甚且不能自由行動。我們雖然不是有意的，却在無形中爲他們準備了若干若干的死囚牢。在這些地方，我們那發銹的步槍就足以戰敗他們那新銳的武器，因爲先有一道牆把他們圍在裏面了。」

現在，你相信了吧！

舊的牆坍毀了，新的牆却正建築着。到舊牆的痕跡全部消滅的時候，新牆的基礎也就鞏固，而敵人也就要瘦斃獄中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 長子風景綫

## 一、秋天裏的春天

是到了太行山了。

馬小心的用前蹄試探着道路，陡峭的石梯使得劣性的畜生也低下了頭。

是山與山的連鎖，我們沒有法子推測那山有多麼深，連天，都被遙遠的山阻住了。那些山，躲在暗影裏在天邊畫着一條弧線。

一層紅土掩不住那青色的斑石，山裏，連酸棗樹也不及山脚之盛了。只偶然的窄路旁邊還有着一點點綴——倒還結了些紅實綠果，卻難免在秋風裏偷彈着自己的寂寞。

有風，因爲才下了雨，所以風很涼。當勁風掃着山尖時，叢生在崖際的細草，就在山腰裏翻起一片金浪。——像湖水一樣柔靜的金浪。草，已經是適應着秋的節令，黃了。

——到了長子前線。

山，是荒漠了幾千年的。除了天上的鳥和山裏的豹，沒人窺探過他們的蹤跡。連剪徑的强盜和迷路的牧羊童都不會走到的。

炮響着，是敵人的，還是自己的，都難分辨，也沒有人去分辨。由于山的遼闊廣大，我渺視着那十公里外的仇人。[illegible]

我做着自己的思想隨着那遼闊的山，隨着瑰麗的雲去飄逸，飄逸。

山，被人征服了。驚語其小心的循着山頭鋪設了紫色線，而人和馬，就以自己的脚在紫色線旁邊留下了雜踏的痕跡。

人，在山彎裏躲着風搭下了草棚，草棚週圍，把荒瘠的山野墾植成肥美的土地。

現在山野裏開遍了淡紅色的蕎麥花，也開遍了嫩黃色的野菊花，還有一些腥紅色的小朵的花。蟋蟀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鳥，躲在花叢裏，細着聲音尋覓着侶伴，當馬蹄子踏在牠的身邊，卻突然停止，以花叢閃出，吃驚的逃走了。而居然有一對蝴蝶，帶着春季裏的閑情，在鮮嫩的花叢裏飛舞着。

我聞到了一種淡薄的春季裏的氣息。

秋天裏，我想着春天。

不是荒漠，乃是瑰麗。

# 二、戰地中秋夜

是幸福的夜。

當月在天涯以巨大的一環撫慰着山顛的時候，軍中的演劇開始了。

以陽城，以高平，老百姓揹了山査，牽着羊，懷了錦旗扭着酒，恰巧在這個日子，疾行三百里，趕到了。

「今天中秋，大家歡快呀！」

爲什麽不應該歡快呢？人的心溫暖了冷的月，月是更圓了呀！

小孩子猴上了樹，老總們爬上了房，戲台下面，是軍與民擁擠的頭。

太行山愉快的笑着。

前五小時，敵人還向牠發了八百零一砲，其中六十一砲是毒氣的，催淚性瓦斯，噴嚏性瓦斯，還夾雜着糜爛性的瓦斯。但八百零一砲的最後一砲打過後不多久，老總們以壕溝裏探出頭來：

「打個屁！」

他說，輕輕的拭去了臉上的沙泥，

黃伯笙師長在那被擊的山頭上劃了一條紅的槓：「今夜，這兒的一營已經出擊了！」他沉思着，立刻又在空中劃了一個半圓：「這些日子，高粱紅了！」

是的，高粱紅了，那馳名的潞州酒的原料，正是收割的時候了。

月，是這一季節的天然防禦，每夜每夜，出擊的兵，掩護着收割的老百姓，活躍於長子的原野。「武裝保衛秋收」這一個強烈的號召也討得了月的歡喜，牠以自己那迷一樣的顏色遮斷了敵人炮火的襲擊。老農夫憑着自己的經驗，依月之升降在當夜劃定了畝數，而夜夜，收割的成績都超出了老農夫的預計。

敵人在這一個戰鬥裏完全敗北了，他們的殘暴並不能有助於他們那對遍地高粱的覬覦。他們憎恨，恐懼，並且悲嘆着自己的無力。因為田裏的穀倘順利的囤在倉裏，就是以維持十萬大兵的糧食，渡過冬季，也渡過春季。

今天，出擊的兵已經推進到長子城廂了。

慶賀着這美麗的中秋月吧！

太行山裏女人和孩子雜在兵的行列裏熱鬧的看着戲，長子城邊，男人們便都在兵的掩護下，收割着火線下糧。這兒，映傳着人的笑語，那兒，戰士們正準備着子彈出膛，這兒，是學聲與笑聲的合奏，那

鬼子是槍與鐮刀一齊響……

……當戲在最後一次的掌聲結束了的時候，高粱已經放倒捆好並且裝上車了。

「我們天天夜晚派大部隊掩護秋收」黃伯堅師長繼續說：「今天是中秋，希望成績將更好！」……

我望着那皎潔的月，對那些月夜出擊拂曉歸來的軍民戰士有着無限的依戀。

## 三、拂曉的時候

天才拂曉，寒鴉已上畏縮的樹稍了。

山腳下，太陽還沒走到的地方，陰影裏漾有一層薄霧。霧漸上升，到山尖，便在金光裏幻成了萬點微塵。——我依稀的望見了山尖上那幾株零落的白松，和白松的彎曲堅硬的枝椏，也望見了錯落在白松之間的野灶，人形。

人不動，灶上卻正裊着幾縷青煙。

一個穿紅的姑娘斜坐在石磯上，安祥的梳着辮子，黑髮下覆着一個白胖的臉。兩三隻麻雀在她的身邊飛上飛下，啄着石磨上殘餘的米粒。

有狗，沒有雞，狗在無賴的伸着懶腰。黃伯雀師長微笑的問我：「你們見過雞嗎？一隻也沒有。但我卻聽得見雞叫，老百姓把牠們養在樑上去了。」

——那是他們的儲藏室。

青煙那裏，有着斷續的伐木聲，可是隔着一層霧，就像隔了一個世界。」

拂曉的時候，戰地山村是非常寧靜。

突然遠地傳來一片雄壯的歌聲：

「……我們在太行山上，我們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強馬又壯，……」

——掃蕩了一切。是昨夜出擊的兵回來了。

那末，那炊煙，那人形，那單調的伐木聲，是為了他們準備的慰勞品！

果然，沒多久，斜路上的行人就慢慢多起來了。——擔着高粱扭着穀。儘巨捆的高粱壓得他們的頭沾着了地，儘大的金色的穀穗拖掃着岩石，儘扁担咿吱咿吱的呻咽，儘禿頭上冒着熱氣……

那重載在他們的身上彷彿還嫌輕，他們閉着嘴吧一聲都不哼。穿紅的姑娘已經不見了，是正稠密的和爸爸交換着昨夜的經驗吧！這真是有趣的經驗，過去，人們是以瓜果供在兔爺面前希冀着天上的和平的，今年，人們卻把大滴的汗流向地面上的戰鬥。

那隻無餓的狗，忽的停止了爪的搔弄，豎起耳朵了，接着，牠就向前跑去。

我看見那畜牲正蹲在兩付担架的旁邊，遠遠的伸出自已的舌頭。白的帆布上有着紫色的血，一件灰色的棉衣，枕了那傷者的頭。

「受了傷了」我想着。但卻沒有移動我的脚。我不好意思去問，那會引起不快的。當戰士們握不緊手裏的槍，倒在田野的時候，農夫們便迅速的拋棄自已手裏的鐮刀，把他們抬在準備要當的担架上。這一切用不了五分鐘，不必交換半句話，因爲是太平常了。

拂曉的時候，傷者便和禾稈一樣，被無言的拾起，而兵，則排好整齊的行列，大聲的但卻並不十分和諧的唱着雄壯的歌。

——這算什麼呢？我們只傷了兩個，他們卻死了十個啊，平常而又平常的戰鬥。——

——我們在太行山上，我們在太行山上。——

唱着，並不覺得滿足。

但烏鴉卻彷彿是十分滿足，飛近傷者的身邊，和狗做了朋友。牠把自已那雙可厭的嘴豎起，一步又一步的向了人的身邊試探着，大胆到可驚的程度了。

老農夫休息過稍後，重新把戰友担在肩上，並且順手拾起一塊石頭，向着狗及烏鴉之類擲了去。

狗在地下跑，烏鴉在天上飛。雖然在叫着，可彼此自然的分開，並且立刻逃得不見蹤跡了。我在酸棗樹裏覓得一，最紅艷的棗，擒在嘴裏，辨別着這雖酸卻是甜的滋味。——戰地山村是非常的寧靜。

## 四、奇怪的風景線

劉建一師長靜聽着他的參謀長的報告：「敵二三百人附砲兩門，自長子出發，圖援大小中汗，被我某營擊之於前，友軍獨三旅狙之於後，傷亡頗重，遂以傷者死者混雜捆馬背上，狼狽而退，至小中汗，恰中我某營之埋伏，復遭殲擊，遺棄甚多，……」

他截斷了他，問：「有沒有捉住活的？」

「還沒有報告，想來是沒有！」

「那不行，他們還是不行！」劉建一師長沉思的說：「應該捉活的。那對於敵情判斷是很有幫助的。」

這一句話，展開了一幅奇怪的風景線。

我曾經和許多諜報人員接談，我不禁為了他們的勇敢而驚嘆。任何敵人佔據的地方，他們都可以插

足進去，他們掌握着敵人策動下的任何僞組織和僞軍。他們可以從僞縣長僞司令那兒取得必要的消息，並且——多麼奇怪的事——他們甚至向那些傢伙傳達命令。

但長子的情形卻完全是例外。任何機敏的諜報人員都要抱怨着自己的無能，因爲他們沒有絲毫的辦法混入長子城。

這並不是因爲敵人防範的嚴密，乃是由於我們空舍清野的政策成了功。長子城裏，沒有一個中國的老百姓，甚至街上也看不見一個日本兵。

「長子城是一座死城，是我們替敵人造就的監獄。」劉建一師長曾開玩笑的說。

但誰料得到呢？這竟是真的。

爲了避免危險，即使是長子城裏，敵人也不准自己的兵在街道上走。他們把房子的門封了起來，把兵關在樓頂上，像待遇囚犯似的，在牆壁上鑿了洞，傳遞着飯食。即使是樓下的糞已經快堆上樓頂，卽使是兵全患了嚴重的風濕病，也還是不能「放風」，因爲是這樣的命令。

鬼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麼？

街心的草，因爲不耐這多日的荒涼，都高大的挺直身子，嘲笑着他們了。

但他們卻寧肯耐心的忍受着這嘲笑，也不肯把自己的頭伸出來，讓我們殺掉。

他們所受的教訓已經夠多了。

——他們其所以能夠發揮這種耐性，乃是蹲下大便的時候決定的。

請不要當作笑話看——

這是真的，在大便的時候，他們大徹大悟了。這種「悟境」乃是打糞道而來。

據說：晉東南戰事開始的時候，也並不是這樣的。

開始的時候，依着老脾氣，三三兩兩，他們又在四鄉裏開始搜索和搶劫了。雖然他們那貪婪的人性，就是一塊鄉下孩子的尿布，也足夠滿足，且會鄭重的頂在頭上去準備着獻給那遠在東京的老婆，但這次他們不能不驚異的是：遺留下給他們的，是連這種尿布都沒有。

鷄也沒用，沒有。沒有雞，沒有牛，也沒有尿布。倒是有幾隻野家雀，但浪費子彈，又是絕對禁止的。

。但偷兵却終於被人捉住了。他們沒弄清楚，那兒還有人。

老百姓把孩子女人連自己所有的一切，藏在山裏——我軍的後方以後，又回來了。他們加入了游擊小組，正像獵戶等待野味一樣，躲在青紗帳，背人的地方伺候着那些偷兒。

他們發明了一個消滅偷兒的好方法，是捉住以後就塞進那深不可測的毛廁……那毛廁的深是使得女

人都會驚怕的——使他們混在糞便裏，發着奇臭。

這敵兵不斷的失蹤，使得敵官大爲惱喪了。倘說是戰死吧，卻是連尸灰都沒有的。

當他們蹲下預備「輕鬆」的時候，他們終於吃驚的倒退了。他們到底發現了那迎接他們的糞便的，並不是糞的蛆，乃是同影的頭。

使野草在街心裏驕傲吧。

此外，還有什麼法子呢！

## 五、登黃龍山

登黃龍山我驚異着那牧羊童子和他們的羊。

山的後面，敵人佔据着，並且像豆似的擺着槍，山的這面，向陽的地方，牧羊童子卻和往日一樣的牧着自己的羊。

當羊兒睡了，把頭和脚都擠在一起，用自己那柔嫩的毛在山坡上鋪成一片乳白色的地氈時，牧羊童子就在山野裏尋覓着黎黑色的花斑石，利用着石的形狀堆成了人，堆成了樹，堆成石椅石凳，堆成房屋，堆成古廟。

古廟裏，歪歪斜斜的用黃標紙寫了山神的牌位，房子外面且用野蒿編成了籬笆。人，英勇的在各山頭守衛着，雖經雨雪的摧折，而紋絲不動。

敵人在望遠鏡裏大爲驚詫了，他們派了飛機，並且向拋開了炮。在房子的建築卻只需幾塊石頭，而人，——這是很自然的——也並不因爲炮火張皇的移動。

羊，卻是依了生活的定律，嚼着草，睡着覺的。而牧羊童子也依然還在攝鞭漫唱之餘發揮着自己的閑情怡緻。

我們在石凳上休息，手裏顛簸着砲彈的碎片，也望着「長子。」

長子的城牆是早已拆毀了，籠在一片蒼鬱的濃蔭裏是一條狹長的線。「一座死城」，一些不假。雖然多樹，卻不見人間的煙霧，荒漠得正像荒漠裏的那些坟墓。

這是平常——太平常了。

爲五龍之首的黃龍山，雖說能俯瞰長子長治屯留壺關這四個城，把全部的敵人望在眼底，卻是——也並不例外。

山頂，是黃龍廟。廟的四壁塗滿了騷人墨客的筆跡。一面，大濤社的王師父因爲憤慨着同夥的不信而題了幾句詩，另一面，丹青妙筆張聚竊先生因一時興起畫了李鉄拐醉臥的圖，又一面，某先生寫着：

「油炸豆腐一塊，猪猪看。」再一面……

「這真是平常，——太平常了。」

我們下了山。——天已經晴了。山村裏打木場上的石磙還在大堆的穀穗上滾着，一條被蒙了眼睛的牛拉着它，哽哎哽哎的響。在它的後面，女人用碎花的布包着頭，用力的揚着木鍁，使穀粒脫離了殼，使殼皮在天空中舞……

頑皮的孩子在光滑的場上跑着，喝着。

旁邊，士兵們挖空了石頭，鋪上了土，並且安起了木棒，架起了戲槓。大羣的兵赤了臂膊，熱烈的玩着槓子，使臂彎裏那堅硬的肌肉隆起，並且跳躍。

我想起了，不平常的，就是這太平常的空氣。……

## 六、甲魚之技

但不平常的，是敵人又有了新的發明。

「敵人是最會模倣的，並且善於誇張。」劉建一師長說：「——譬如色當戰術之類，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可是現在他們居然也會創造了，他們創造了甲魚戰術。」

條甲魚一樣，造一個堅固的窩，藏在那窩裏，連頭都縮進腔子裏去了。

「打狼容易，捉王八是難的。」劉楚一師長慨嘆着。

你不能伸手到窩裏去，因爲他會乘機咬你一口，你也不能引誘他出來，因爲戰術既經發明，那頸子就要縮定了。而晉東南那石壘的房子又是特別特別的堅固的。

我們曾經衝入長子城，曾經向窩裏伸過幾次手，但那東西卻正縮着頸子等着你。老總們爲街心裏那天把誤「草大大的驚異了」他們無從下手搜索，因爲所有的門已經都被石塊封住了。老總們正爲了「進還是退？」這問題所窘的時候，王八在窩裏伸出了頸子，樓上的機關槍開始向街心掃射了。

我們沒有法子向了樓射擊，甚至手榴彈在這場合都失了効力。勇敢的老總們爬上了樹，爬上了房，但樹上又能容下幾個人呢，況且用軍事的術說，那是曝露的無掩體的呀，他們向樓上誘完所能攜帶的手榴彈後，只得又下來了。

我們也曾——設法以餌相誘，在激烈的攻擊以後，故意的在敵前曝露了自己的弱點，並且裝做狼狽的樣子潰退了。駝騾和彈藥甚至槍械都遺棄着，成堆的遺棄在路口。貪婪的敵人分明是看見了那些香餌，但卻只偷偷的在肚子裏嚥着吐沫，他們不敢離開窩，而一任你自己去收拾去了。

但聰明的漁人也並不是全無對策：「我們正堵塞牠的窩。」劉楚一師長以無比的力量憤怒的向空中

舉了一筆。「讓此公在譜裏窒死吧！」隨後，他又幽默着。

用軍事的術語說：他們是被包圍了。

事實上窩裏是既無藏粮，而且連聊供佐餌的小魚也沒有，那末，既然被堵塞，大的甲魚，也就只好等待着那最後的一條出路：「坐以待斃了吧！」

這一次，敵人卻眞的驚惶了。馬上，他們就來了個對策，大量的傳單用了飛機在散佈着，傳單，是以廉價的紅綠色的粉連紙石印的。

之一：在中間畫了「汪」「王」「梁」三公的像，汪是西裝，而王和梁是長袍夾馬褂，文字的說明是：三巨頭正在南京開會云云。

之二：也是在中間，畫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跪在敵駐蘇大使東鄉之前，而文字的說明是：由於蘇聯之不斷懇求，日蘇兩國已成立了互不侵犯協定，而因此一「定」，日滿國境的新銳陸軍卻正向潞安方面集結云云。

而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指出，敵在我國的作戰部隊，爲了應付新的環境，已經開始偷偷的向了僞滿國境抽調。——甲魚之技，不過如此。

我們等着吧。等着揭開大王八的蓋子，看那裏面究竟藏了些什麼「寶器。」

# 小夫妻

鐵蛋十一歲，就結了婚。

死了媽。爸爸心裏計算：「家裏要個人呢！」

於是說媒的老婆子上了門了。

當爸爸和那老婆子爲着媒禮較量數目的時候，鐵蛋在旁邊聽着。他可是不明白，他以爲爸爸不是賣雞蛋就準是賣年羔，通常，在交易成了功，鐵蛋總會有點好處的。他等待着。

老婆子紅了臉，爸爸也紅了臉，老婆子鼓起嘴吧來了：

「我看你算了吧，人家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有眉有眼的，你就多出兩個，親戚走動着，也好看！」

爸爸沒有語。冷不防在鐵蛋頂門心上捶了一拳：

「玩你的去。」

鐵蛋一气跑了一道街，在小河溝那兒找着王四子，蹲下來，把尿撒在灰土裏，搓着泥團子，玩的很高興。

大姐十七歲，過了門。

新生活開始了。但開始的是大姐，鐵蛋卻完全沒在意。

他還是玩他的。

只夜裏，爸爸把鐵蛋關在屋子裏，和大姐在一起。

這個女人是誰呢？！

鐵蛋用被子蒙住了頭，想着夜貓子，想着黃鼠狼，還想到了無頭鬼，想了很久，也就睡着了。

半夜，尿憋醒了！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媽活着，喊媽，爸在，叫爸，可是這個女人，她是誰呢？

鐵蛋忍着，忍着，就尿在被裏了。——他担心着要挨罵，甚至於打。

奇怪的是：那女人沒罵也沒打，只在給他洗臉的時候，悄悄的說：『以後夜裏要尿，叫我得啦！』

鐵蛋一下子放了心，就又滿世界瘋去了。

大姐煮飯，洗衣服，揹柴，照料鐵蛋，也幫了爸爸下田。

一天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

大姐對於鐵蛋，成了特異的存在。她總是護着他，哄着他。

「他有時生起气來，就指着大姐：

「×你媽！！——」

「又罵人了！」她溫順的說。

他有時撒起野來，就連踢帶打。

「別打我呀，鐵蛋！」她還是溫順的說。

可不是奇怪嗎？

捉家雀，一不當心都會被家雀啄了，釣小魚，稍不留意都會被螃蟹咬了，只有對大姐，鐵蛋永遠沒當上。

他倒長了威風，有了撐腰的了。王瘸子不敢惹他，不奇怪，孫禿子也怕了他，不奇怪，奇怪的是，爸爸也被他制住了。平常，只要爸爸生了气，像打閃以後總得打雷一樣，鐵蛋準得挨揍。現在，大姐救了他，敎他往自己房裏躲。可真的躲過了，爸爸只站在門口罵，沒進來。

鐵蛋和大姐熱起來了。

鐵蛋和王瘸子玩厭了，就纏着她。她空下來，也常常帶他玩，「他喜歡我吧！」鐵蛋想。

爸爸可生起氣來了。

「滾開，這末釘點大，也鬧到腥咪了。」

大妞紅了臉，呆了半天，掉了淚。

——可不是奇怪嗎？

又沒打她，又沒罵她。

五年過去了。

鐵蛋十五歲，大妞二十一。一天，爸爸喝了幾杯貓兒尿，就又發起話來了：

「雞啊，都會下蛋，我他媽及兒子娶老婆，五年了，連孩子牙兒都還沒影，正經是個白虎星。」

這天夜裏，鐵蛋才睡着，覺着有個東西壓住他。那東西在他的週身轉，躲又躲不開，叫又叫不響。勉强睜開眼睛，才發覺是大妞的手。

他狠命的一脚，踹在大妞的肚子上。

大妞蜷起身子，半天淌着兩泡子冷淚說：

「老是這麼沒輕沒重。」

鐵蛋成了丁，爸爸卻死了。死的很悲慘，是到蘆葦坑裏去割草，被什麼小虫子釘了一口，毒就歸了心，不治了的。

他到底是沒來及抱孫子，臨嚥氣的時候還瞪着眼，瞪着大妞。

生活對於大姐，永遠是一條走不盡的單調的路。

丈夫小的時候，希望着他快長大，長大了也許就懂得溫存，沒有如願。爸爸在的時候，希望爸爸早點死，死後小倆口好快快活活的過日子，也沒有如願。

人人是這樣，家家是這樣的。

有什麼法子呢?!

雖沒有怨恨。僅只對於丈夫，不免有點兒失望。

才嫁過門，丈夫小，大姐也還有點野心的。媽媽就曾經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勸過她。

「嫁過門，好好照顧那個小仔，一年小，兩年大，長大了，會知道感激的。」

無效！天底下的丈夫是一樣的。

傷了風，喝碗薑湯出身汗就會好的！天時旱，插起楊柳枝給龍王爺磕磕頭就要下的，可是對於丈夫，你有什麼法子?!

連失望也沒有了。

鐵蛋一回家，就又連聲的罵了：

「王癩子的老婆，昨天也生了，孫禿子倒有了兩個，就是你，他媽的死人！」

「有什麼法子呢！又不是我不願意，你今天變個樣兒試試看。」

迎接着這話後，是一口唾沫。「倒是我錯了！」他哼着。

多麼單調，多麼空洞啊！生活的內容，一張白紙。

忽然一下子，戰爭起來了。

說是在北平的附近打。北平，老遠老遠的地方。少說着，也還有三五千里呢！

沒人關心，只偶然的當故事說說，也就算了。

風朝北刮，水向東流，生活循着自然的順序走，農村還是那末寧靜。

對於戰爭，老百姓已經是很有經驗了。鐵蛋沒在意，大翅沒在意，王瞎子何嘗在意呢！

戰爭是和生活一樣的乏味的。

但這一次，卻真的有潰兵從村裏經過了。潰兵牽走了村裏的馬，吃掉了女人的雞，並且揣着鼻子喊：「我們是和日本人打過仗的。」

那麼，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縣長，逃走了，區長也躲起來了，連村長都到三十里外的親戚家住去了。

找縣長，沒有，找區長，沒有，找村長，沒有。老總們可要起脾氣來了。「別他媽裝孫子，門上縣

來，老子們就一把火。……」

「光景不大好呢！」鐵蛋和王啞子商量着，王啞子眨眨眼，沒答腔。大姐說話了：「我看，還是到山裏躲兩天吧！」

「你，女人？少說句吧！」鐵蛋喊着。

大姐低下了頭，王啞子低下了頭，鐵蛋也低下了頭。

但新的縣長却來了。新縣長頂年輕，騎了一頭棕色的馬。背後，跟着一羣灰色的兵。有男的，還有——還有女的。

女的一律禿尾巴，把軍帽壓在後腦勺子上。胸前鼓繃繃的，赤着脚，穿着云頭鞋。

這算那一門呢？！

潰兵被捆起來了。區長也重新委任了。新縣長那頭棕色的馬到處跑着，背後，跟着那羣灰色的兵，有男的，還有——還有女的。

「鐵蛋，來，選村長吧！」一個兵招呼着他，「現在，一切都要老百姓出主意。」

「這還像話。」鐵蛋想着。到家裏，放下了鋤，前門進去，後門出來，沒見着大姐。

曠場上已經擠滿了人。

大妞笑着瞧着一班女兵談的正起勁。女兵把軍帽一會兒摘下來，一會兒又戴上。大妞的臉緋紅，笑的嘻嘻哈哈。[illegible]」

「浪[illegible]！」鐵蛋想。「媽的，倒漂亮了呢！」

選舉鬧完了，縣長講了話，女兵講了話，很多人都講了話。

幾千年來的寧靜一下子被擾亂了，幾千年來保守着的習慣一下子被破壞。

我們活着，爲了什麼呢？王寡子女人丟了雞，罵着街，爲什麼？孫禿子因爲割了坑邊的草，被罰了十塊錢，爲什麼？

好了，現在，我們打日本吧！

這一夜，鐵蛋不想睡，大姐也不想睡。

鐵蛋翻了個身，說：「來吧！」

大妞沒有動。

「聽見了沒有！」鐵蛋生氣了。

半天，才陰陽怪氣的說：「我身上不乾淨。」

「啊哈，」鐵蛋冒火，一下子就到頭頂上了。他狠命的在妞身上摸撈了一把！

「別價，今天別吧！」

「哈哈！」

「我礙事呢！」

鐵蛋一個撈攢就坐起來：

還不是反了嗎？

閉塞的心都開了竅，枯死的樹也結起葉子來了。

春天的風到處刮着，刮到河邊，冰溶了；刮到樹梢，葉放了；刮到田野，嫩苗滋出了；刮到人們心上：人的心溫暖了。

漸縣長那棕色的馬，不停的奔波着。

白堊牆上寫下了紫色的字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武裝保衛晉東南！」

「婦女們，起來！」

而婦女，像鐵蛋的老婆大妞，是不免令人齒冷的。

那些女兵把大姐教壞了。

沒白天，沒夜晚，大姐在縫着鞋子。針線是自己的，人工是自己的，一切材料都是自己的。縫了五雙還不夠，又縫第六雙，但鐵蛋脚上的鞋卻早沒有底了！

這是爲了前線的抗敵將士，由她去吧！

說是要組織什麼婦女救國會了，那女兵來找大姐，拿出一張紙問着：

「多大了？」

「家庭生活怎麼樣？」

大姐可趁勢扯起來了。

「鐵蛋比我小六歲，我嫁過門，他剛剛斷奶，連撒尿都要人把的。」

「有什麼話呢！」

鐵蛋覺着腿已經豎不直，頸起來了。

這是爲了救國，由她去吧！

接着是：大姐拿回一些花花綠綠的紙往牆上貼，又鬧起會來了。坐也沒樣，立也沒樣，走路也哼起「呀呀喲」來了。而最後是半天沒着家，才進門就：

「鐵蛋，你看！」

頭髮也剪掉了，後腦勺上一撮毛，像鴨屁股那麼樣的撅着。

「你要作死呀！」鐵蛋哼着。

「王同志說，留頭髮的，是頑固份子呢！」

既然是這樣，也由她吧！

「可又來了！」

開會開了大半夜，早晨賴在被窩裏不起來了。

鐵蛋下田犂了兩攏地，回來來看看沒起來，又把院子收拾了一下，到屋子裏看看，還沒起來，鐵蛋的氣可大了。

「你這是怎麼着？」

大姐沒響。

「病了嗎？還是咱的？」

「你，鐵蛋，別管我吧！

羅莊子為了前線將士，開會為救國，剪頭髮為了不當頑固份子，賴在被窩不起來為了什麼？

鐵蛋才提起拳頭……

大雄卻早披起衣服，下了地了！

「你，鐵蛋，等着吧！」

就這樣走了！

我們說民族革命解放戰爭，難道是解放娘兒們嗎？

但娘兒們卻大夥找上門來了。

「鐵蛋！」

「個小不死呢！」

王啞子女人，孫禿子女人，還有別的什麼女人。

鐵蛋吼一聲，手卻被按住了。

「濃包貨，不去打日本人，倒來打老婆嗎？」

鐵蛋的頭上鼓起兩個包……

什麼話呢！

鐵蛋鬱悶，而且非常憂愁，王啞子見了他頭上的包，心裏笑笑，孫禿子見了他頭上的包，心裏笑笑

大家沒言語，大家有數目。心裏可想着：「哈，娘兒們！」不知是輕蔑呢，還是憤怒。

新縣長那棕色的馬跑的更勤快了。

縣裏開會，區上開會，村裏開會，老百姓也開會了。

新縣長演講了：

「為了鞏固我們抗日的游擊根据地，我們要組織農民的游擊小組，我們要一個兩個，三個五個，十個八個的和鬼子打，經常不斷的去摸鬼子。」

鐵蛋報了名，王暱子報了名，孫禿子也報了名。大家沒言語，大家有數目，心上可想着：「哈，娘兒們！」不知是輕蔑呢，還是憤怒，

鐵蛋揹着槍回家了。

大妞把那一撮毛梳的溜光，接着他，獻起殷勤來了：

「飯做好了！」

吃飯！

「被鋪好了！」

睡覺！

「你不要喝盃茶嗎？」

鐵蛋沒理，心裏可盤算着：

等老子剁下鬼子頭來，再跟你算賬吧！

# 小風波

## ——晉東南報告之一——

### ——獨幕六場劇——

本劇各場前雖寫的有景，其實是只用以示故事發生的地點。演出的時候，並不一定要有景的設備。各場終結時，有燈光設備的，以燈光之明暗，無燈光設備的，以幕布之啓閉，表示時間，地點的更換。但需很快，最多不得過三秒鐘，免得情緒不能銜接。

#### 第一場

登場人物：

張縣長

常大與

常順

何拐子

賈妻

賈子

農民甲

乙

丙

其他農民

景：

破廟前，縣政府之臨時辦公處。

蝕落的壁和旗桿上，貼滿紅綠色的標語，「歡迎張縣長釋放賈連科」「賈連科無罪」「張縣長愛民如子」「釋放賈連科」等等。

請願民衆擁擠着，破廟門前有衛兵站崗，為首者爲賈妻抱賈子，何拐子，常大興，常順，農民甲，乙，丙，等，其餘民衆皆隱於後台。

(何拐子領着頭喊：「歡迎張縣長釋放賈連科！」)

(農民們跟着喊：「歡迎張縣長釋放賈連科！」)

(一片嘈雜。)

(小孩子哭。)

(狗叫。)

(人打狗：「滾開！」)

(農民甲笑?!)

何拐子：笑什麼？鬧了事，你倒開心咧！

農民甲：(止住笑，躲開。)

(人吵鬧着。)

(有人在背後喊：「縣長養孩子呢？」)

(大家笑。)

(前面站着的人，回過頭去望。)

(那人更得意的喊：「又放下羅，幹嘛誰來樂縣議論的。」)

（大家哄笑。）

門　警：縣長出來了，縣長出來了！

（突然靜下來。）

何拐子：（推常大興）等會縣長出來，你就——明白嘍！

常大興：我看——怕不行。剛碰了一鼻子灰，今天又——

賈　妻：啊喲，大興，本鄉本土的，多說幾句，也算不了什麼？連科沒犯事以前，在你身上也有好處的！

常大興：我又不是不肯——

（張縣長上。是一個青年人，穿一身灰土布中山服，光着頭，沒帶帽。）

（大家沉默着。）

（人叢中有人大聲的打着呵欠。）

（人叢中有人竊笑。）

縣　長：（溫和的，講話聲音很低，但却很有力量。）大家的要求，我昨天已經說的很明白。賈連科做了漢奸，連咱們這一縣都跟着丟臉，連你們各位鄉鄰父老都沒有光彩。他做漢奸，已經有證物

，他自已的口供也都招認了。大家要想寫他辯脫，也要看他犯的是什麼罪，做漢奸是要槍斃的
。

賈　妻：（激動而喊）饒命啊！

何拐子：（悄悄的推大興）大興，大興！

常大興：（用手掌在鼻子上摸了一把，沒言話。）

賈　妻：（瞪了大興一眼。）

常大興：（扭捏着。）

縣　長：至於他是可是該槍斃，那當然是要大家來審問的，過幾天，等到證卷調齊了，我們就要把他提
出公審，那時候，全縣的民衆都可以參加，都可以自由表示意見，你們諸位，自然是非來不可
的！我們正想藉這機會，來一個擴大的鋤奸運動。

何拐子：（踢了大興一腳，把他踢出來。）

常大興：（跟蹌的）我說——我說我有點意見。賈連科上了年紀，也許不知道好歹。他平日倒是頂不錯
的，我們大家都怕得罪他。他有幾個錢——我們都種他的田，他待人頂和气的，到了年底，我
們過不了年，我們就說，賈老二，看出來今年的租又要還不上了，他總是摸鬍子說：「明年好

好幹吧！」我們都欠他的債——

縣　長：他做了漢奸，漢奸的家產是要充公的！

（人叢中騷動，詢問，詫異，彼此竊竊私語。）

何拐子：（背過身去大聲的喊）吵什麼？！

常大興：他做好事也做了不少，我們村東那座橋，就是他雇人修的，來往客商，從有了那座橋，就不用水了。他積了很多陰功（指着賈妻懷裏的孩子）生下孩子來，也頂有福象。

（又靜下來。）

縣　長：常大興，我想問你一句話？要是有人把你賣了，把你全家的財產性命都賣給日本人，你怎麼樣？

常大興：…………

縣　長：賈連科做下的，就正是這件事。他和日本人的許多來往文件，都是爲了這個。他不單賣了你，還賣了我全縣，把全縣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都賣掉了。這樣的賣國賊，你還給他求什麼情呢？

賈　妻：饒命啊！

縣　長：這不是饒命不饒命能夠解決，處置漢奸，政府有很嚴厲的法令。

何拐子：（大喊）跪下了！

何拐子先跪了。之後置妻，之後常大興，之後許多人。）

妻：（一當哭喊着）冤枉啊，饒命啊，積功德呀……

縣　長：（漲紅了臉）還是什麼話！

（憤怒的下。）

（何拐子急追上去。）

（衛兵攔住了他。）

（人聲嘈雜。）

（有聲音：「生氣了，生气了！」）

（一哄而散。）

何拐子：（急忙的）先別散，先別散！

常大興：都走光了！

何拐子：大興，勞駕，你一個人再去和縣談談看！

常大興：我？

何拐子：你！

常大興：（下，）

何拐子：（向賈妻）起來吧，再想法子！

賈　妻：（哭啼着）青天大老爺，救命啊。

## 第二場

人物：

張縣長

傅祕書

常大興

景：

縣長辦公室內。簡單的桌椅。桌上雜置文件，牆上掛滿了表冊。一張總理遺像掛在正中間。

張縣長和他的祕書正在談論着剛才的事。

縣　長：我看這裏面一定有人搗鬼。平常老百姓不是這樣的。

傅秘書：連科是本地面的一個大紳士，免不得要有幾個爪牙，況且老百姓又多一半是他的佃戶，他就是犯了事，也還一樣的有威風。

縣　長：這都是我們平日鋤奸運動做得不夠的結果。

傅秘書：那自然。你以為怎麼樣？想要老百姓拋開了利害關係，那也是不容易的。

縣　長：我們要藉了賈連科這件事情，馬上來一次全縣鋤奸宣傳。

傅秘書：你有什麼計劃？

縣　長：我的計劃是這樣的——誰？誰在那兒？

常大興：我，常大興：

縣　長：啊，常大興，請坐，請坐！

常大興：不，我站着也好。

縣　長：常大興，你還有什麼事？要是關於賈連科的，我不願意聽了！

常大興：（惶惑的）不——我有我自己的事？

傅秘書：你有什麼事，簡單點說吧，縣長忙的很。

常大興：呀，呀，呀，你不……我說，就算了。民主，民主，你這是什麼民主。老百姓還沒開口，你先不

耐煩了。

傅祕書：我不是不耐煩，我是要你簡單——

常大興：縣長，你看，這傅祕書這末欺負人，不是官僚腐化是什麼？

縣　長：你講你的，別管他吧！

常大興：他是這末回事！我的田哪，跟馮老五的緊挨着——

縣　長：那個馮老五？——

常大興：就是那個歪嘴馮老五。還有那個？縣長，你忘記啦，上次你到村裏去，還在他家裏吃茶呢！其實吃碗茶有什麼關係，他在背後可誇起嘴來了——

縣　長：唔！

常大興：說縣長都在我家裏吃過茶了——

縣　長：你方才說是你的田——

常大興：我這就接着說——彷彿縣長特別和他親近了似的。他簡直爲非做歹了。我的田跟他緊挨着，四至文書上都寫的很清楚，地頭上有棵小樹，就打那兒分界，今年下種的時候，他竟獨斷獨行的多犂了一隴，把小樹都要犂倒了。

傅秘書：你就讓他多犁一犁算了，又不是什麼外人——

常大興：喝，好大的口氣，多犁一犁算了，你曉得一犁地可以出多少糧，少說着，一年也有兩升糧好出。

傅秘書：到明年你再多犁他一犁，不就結了嗎？

常大興：我？我可不那麼昧良心，我又不是强盜。

傅秘書：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常大興：我話還沒完——他簡直作惡多端。我家裏養了三隻老母雞，一隻白的，二隻黃的。已經下了一年蛋，少說着一隻雞也有三斤重。前幾天，一隻黃雞到他的菜園子裏去吃食，他的媳婦就打她捉住，賣給過路的老總了。

傅秘書：你怎麼知道是他的媳婦？

常大興：我親眼看見的！

傅秘書：那你爲什麼不捉住她？

常大興：我——那媳婦子擠眉弄眼，還看呢！

縣　長：大興，這些小事，你們村子裏有村長，自己去解決吧！

常大興：小事？你說是小事？這是可不算小，他這不是侵亂地的治安嗎？——

傅祕書：也不會這末嚴重！

常大興：怎麼不嚴重，我的兒子要和他拚命呢！

縣　長：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自己人，何必鬥氣呢！

常大興：縣長，你得給我做主。

縣　長：唔！

常大興：縣長，還問你一句話，那個賈連科——

傅祕書：算了吧，算了吧。

常大興：你打算怎麼辦？

縣　長：唔！

常大興：要是你不見外的話，也倒還有點油水！

傅祕書：你說什麼？

常大興：人人都曉得，他有血有肉，不是骨頭，少說着———

傅祕書：你想來行賄嗎？

常大興：他的老婆倒也露過口風——

傅秘書：滾出去！

常大興：（大吃一驚）喝，罵人？打罵制度早就廢除了，你還罵人！

傅秘書：（怒吼）滾出去！

常大興：…………

縣　長：（堅決的）老傅，馬上召集各區區長開會。動員所有工作人員下鄉作鋤奸宣傳。

傅秘書：哦——

縣　長：一禮拜後，開鋤奸大會，公審賈連科！

常大興：你罵人，這怎麼說？這怎麼說？——

## 第三場

人物：

農民甲

乙

丙

何拐子

常太興

景：

農民甲之家，汚穢而破亂。

農民甲、乙、丙，正談論着。

農民甲：喂，你們說，賈連科這次的事情怎麼樣？

農民乙：縣長說，要槍斃！

農民丙：我看靠不住？

農民乙：縣長的話，還有錯嗎？

農民甲：說不定要變掛！

農民乙：一定不會！

農民丙：你怎麼知道！

農民乙：我有個表叔，在縣長跟前當差。他說賈連科怕不好辦，他開的那個大仙堂，就是個汗奸機關，

藏過日本人，還有許多的寶貴文件！

農民丙：怪不得呢，縣長的臉色那末不好看！

農民甲：那他眞是漢奸呢！

農民乙：唔！

農民甲：汗奸要槍斃！

農民乙：唔

農民甲：你保險！

農民乙：唔！

農民甲：小柱子，小柱子！

（小柱子上。）

小柱子：什麼？

農民甲：到小舖去賒兩毛錢的酒，一毛錢的花生米，兩個銅板的糖！快去！

小柱子：唔！（下。）

農民丙：幹什麼？

農民甲：兩位老弟，別客氣，今天我請客，

喝兩盅！

農民乙：怎麽了？

農民甲：給賈連科那老鬼報喪！

農民丙：給賈連科報喪，怎麽倒要你破費！

農民甲：破費個幾毛錢，算得了什麽？我欠了他一年的糧，還是前年欠的，去年也沒還上，他逼着我立了個借據，利錢是一百二十七塊老袁頭，我賣了孩子老婆也不值一百二十七塊呀？這下子好了，他做了漢奸，槍斃以後，連家產都要充公，我這一百二十七，還那個蛋！連黃紙都不用給他燒一張。

農民乙：這末說，我那九十八塊五，也用不着愁了！

農民丙：我欠的頂多，去年死了老子，也是跟他借錢發送的，他媽的這小仔白替我發送老子了！

農民甲：
乙：
哈哈哈！

（立刻，室內充滿喜樂空氣。）

農民甲：我請客，唱酒，喝酒！

農民乙：明天中上到我家裏，我把我那隻老公雞宰了！

農民丙：後天算我的！添了個兒子，還沒賀喜呢：

農民甲：怎麼沒聽說？

農民丙：賈連科替我發送老子，還不是我的兒子嗎？

農民甲：
　　乙：} 哈哈哈！

（小柱子持酒花生等上。）

農民甲：（張羅着）來，來！

小柱子：掌櫃的說，已經欠了一塊多了，叫爸爸過節的時候還他。

農民甲：（揮着手）滾，滾，滾！這塊你拿去吃，也開開葷。留一塊明天早上吃！去吧！喝酒，喝酒！

（三個人開始喝起酒來。）

農民丙：（喝了一杯）想不到賈連科做了漢奸，連咱們都跟着沾了光！

農民乙：（也喝了一杯）漢奸就是古時候的賣國賊！

農民甲：（剝着花生）賣國賊嗎？（作着手勢）殺！

農民乙：賈進科的家產既然充公，田怎麼樣？

農民甲：田還不是分給老百姓種算了！

農民乙：田分給我們？

農民甲：那自然，縣長留下他幹嗎？又不能揹到家裏去！

農民乙：那我可得揀塊肥的，比方說，河西那一塊——

農民丙：河西那塊一向是我種的，你另揀吧！

農民乙：那就——讓給你！

農民甲：哈哈，喝酒，喝酒！

（門外人聲：「老大在家嗎？」）

農民甲：誰？

何拐子：（走進來）我—喝，好樂呀！

農民甲：來，喝兩盅！

何拐子：請吧！老大，有點事！（向農民乙、丙）還兒遇着，省得我跑了！

農民乙：什麼事？

何拐子：還不是賈大爺的事！

農民丙：又請願哪！

何拐子：這一次一定要幫忙。聽說過天就要公審了。公審那天，你們諸位，倒要諸多麻煩麻煩！

農民甲、農民乙、農民丙：（相互望着）

何拐子：事情完了，諸位都有好處。大老爺的意思，是可以免你們的租錢。至於過去欠下的債，也就算結了。還兒我把借據都帶來了，可以還給你們！

農民甲、農民乙、農民丙：（還是相互的望着）

何拐子：公審之前，我們再去請一次願。公審的時候，大家就都跟着我主持公道。賈連科不是吝嗇鬼，還，你們諸位是都曉得的。

農民甲：
農民乙：（不做一聲。）
農民丙：

何拐子：這張借據是一百二十七，這一張，九十八塊五，這——

農民丙：你最好是收起你的借據吧！

何拐子：怎麽？

農民乙：你以爲我們都是傻子！

農民甲：哈哈哈！

何拐子：（變臉）怎麽着，不識好歹呀！

農民丙：是誰不識好歹，分明賈連科要槍斃了，槍斃以後，財產都要充公，還有什麽借據。我告訴你，那不是借據，是擦屁股的紙。

農民甲：喝酒，喝酒！

何拐子：（一驚）也沒有這末容易！哼！

農民丙：走着瞧吧！

農民甲：請啊，請啊！

何拐子：（眨了半天）再商量商量！

農民乙：（揮着手）沒什麽商量。你想利用民主啊，辦不到。

何拐子：（把借據揣在懷裏。）

農民丙：（歪了一眼）揣仔細點，小心風刮跑了。

何拐子：賈連科還沒有死，也用不着黑心黑到這樣子！

農民甲：也不知道黑心的是誰？欠了一年租，利息加到一百二十七，不愧是賈剝皮。剝吧，看他剝吧！

農民丙：喝呀，喝呀！

何拐子：（正欲下，李大興跑進來。）

常大興：（搖着頭）我那兒沒找到，你原來躲在這兒！

何拐子：大興，怎麼樣了？

常大興：有希望，我露了點口風，縣長沒言語，倒是傳秘書火了。可他究竟是秘書，只要縣長答應，他還不落得做個人情，討點寬惠。

何拐子：真的？

常大興：我看個八成，縣長只拉弓，不放箭，大概是等着看看數目！

農民甲：
農民乙：（面面相覷了半天，逐漸擠上來。）怎麼回事？
農民丙：

何拐子：（發怒的）你們管不着！

常大興：賈大老爺快放出來了！

農民甲：
農民乙：（大吃一驚）啊！
農民丙：

何拐子：（拍拍胸。）俺擱在這兒，你們準備着吧！

農民甲：咻，咻，商量商量！

何拐子：用不着，大興，走！

農民甲：（追着）咻，咻，（無奈何的）現在怎麼辦？

農民乙：該回家睡覺了！

小柱子：（跳着上）爸爸，糟！

農民甲：沒有！還糟，他媽的，又欠了三毛多外債！

## 第四場

人物：

常　順

常大寬

景：

常大興之家。

常大興回來的時候，常順正坐在條凳上，撅着嘴生氣。

常大興：飯好了嗎？

常　順：…………

常大興：（不滿的）老子跑了一天，還餓着肚子問你一聲，怎麼連個回話也沒有！

常　順：（沒好氣的）誰不是跑了一天，還餓着肚子，你問我，我去問誰？

常大興：你老婆呢？！

常　順：…………

常大興：（四處找了一遍）又他媽溜到那兒去了。

常　順：…………

常大興：越來越不像話了，你媽在的時候，你問問看，她敢！

常　順：媽已經死了，我那兒輿去！

常大興：男子漢，大丈夫，連管教女人的本領都沒有，還活着幹嗎？

常　順：還不是你？

常大興：我，我，怎麽樣？要是我的老婆，我早把她的腳剁下來了。

常　順：自從她加入了婦女救國會，就沒有好好的在家裏待過一天，當初我說不去吧，你却說如今與這個。看吧，現在興出樣兒來了。

常大興：我要她去應個景兒，在辦公的跟前好講話，誰要她現在這個樣子，一天到晚腳不沾地。

常　順：她可說在救國呢！

常大興：你不知道她在那兒去啊？

常　順：說走去宣傳什麽痲𤻀了，我也不要問那一套。

常大興：回來的時候，你好好的揍她一頓。

常　順：……

常大興：家裏有沒有剩下的傢？

常　順：有我早吃咧，還等着你問！

常大興：[illegible]咧，我曉得，賈家留我吃飯，不推辭也就好了！

常　順：你呀——哼！

常大興：怎麼？

常　順：這兩天外面對你的風聲很不好！

常大興：對我？

常　順：人們都說，你替賈連科做狗！

常大興：（沉默着）

常　順：我看你還是少管閒事吧！

常大興：你——你懂的什麼？

常　順：我不懂——賈連科做了漢奸，總是萬向了！！

常大興：賈連科做漢奸，也不定就得判死罪。萬一他要是不死，我常大興總算幫了他的忙。他要是死

了，常大興也未必就是他的同黨，這一點，我是很確信的！

常　順：你永遠是腳踏兩隻船。看吧，吃虧的日子在後頭呢！

常大興：（方欲答言，順妻上。）

（順妻脅下夾了一包東西，短髮，很健康的，把東西放下，並沒和父子兩個招呼，就往廚房裏走。）

常　順：（厲聲）回來！

順　妻：（不理）……

常　順：叫你回來！

順　妻：幹什麼，還餓着肚子呢！

常　順：你餓着肚子，誰又吃飽了！

順　妻：喝，你還沒有做飯哪！

常　順：我做飯，你幹什麼的？

順　妻：我——我跑了一天，回來遲了，你就是做一頓，又謝什麼？天天伺候你，你也就該心滿意足了！

常大興：常順，我給你娶的是老婆，不是祖宗！

順妻：爸爸，你還是少說話吧！人家都說你是買達科的狗，我們這兩天正肅奸，你提防着點吧！

常大興：嚇，你肅奸肅起老子來了！

順妻：不管是誰，只要他對不起民族國家——

常大興：我兩百塊錢把你買了來，是爲了兒子，不是爲了民族國家——

順妻：那是封建時候的事，現在一切都得「民主」！

常大興：（怒喊着）揍她，揍她！你這是什麼民主，一個娘們，也要民主：揍她，揍她——

順妻：別動！現在誰也不能打誰？

常順：我偏打你個婊子！（撲上去）

順妻：（順手抓起個棍子）你敢！

常大興：反了，反了！一個娘們，打呀，打！剝她的皮，剝她的腳！

常順：（早已動起手來）

（兩人掙扎着）

常大與：把大門關起來，關大門，打死這婊子！

順妻：（掙開，向門外跑）

常大與：關大門，別叫她跑了，個婊子養的！

## 第五場

人物：

常大興

常順

順妻

農婦甲

乙

丙

常大興家。

第二天早晨，常大興在地上忙亂着，搓着麻繩。常順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嘆氣。

常大興：（生氣的）該起來咧，日頭出來多高，快晒着屁股了。

常　順：（在床上翻身，嘆氣。）

常大興：也沒見過這樣的，娘們一夜沒沾家，就這末陰陽怪氣的。我年輕的時候，你媽住娘家一住半個多月，我還不是——

常　順：算了吧！

常大興：怎麼着，說錯了！

常　順：全不是這末回事！

常大興：那你翻來覆去的幹嗎？

常　順：（起來）我想——

常大興：你想煞呀？

常　順：不用你管！

常大興：我敢管你，一天小，兩天大，爺們長大了，眼睛裏還會有老子！

常　順：少說句吧，你就！

常大興：…………（很用心的搓着麻繩。）

常　順：你這幹什麼？

常大興：搓條繩子！

常　順：又不揹柴，又不挫邊，搓繩子幹嗎？

常大興：捆人，我捆人！

常　順：捆誰？

常大興：你老婆！那婊子這麼不沾家，算她骨頭賤，只要她回來，我就捆——

常　順：我想——

常大興：怎麼？

常　順：也用不着拿繩子捆！

常大興：嚇！

常　順：我想來想去，倒想通啊！

常大興：我說你是個饞貓，離不開腥，你看怎麼樣，倒底老婆是好的。

常　順：爸爸，你看賈連科這個人怎麼樣？

常大興：又扯什麼賈連科！

常　順：（怒喊）你忘了，我沒有忘！

常大興：發瘋啊，你！

常　順：賈連科仗着幾個臭錢，把人都快壓成臭狗屎了。咱爺們三個，忙一年，忙的連覺都睡不好，年底結帳，還不夠他的！那一年年底下，他擺起閻王臉子，你就過不了年，磕頭作揖，險些沒被他逼死，你倒忘了。這鬼東西，現在又做漢奸，連祖宗都賣了。

常大興：這跟你老婆有什麼關係！

常　順：她跟着那些婦救會的先生們，去宣傳鋤奸，就是為了這賈連科！

常大興：那麼說，她到辦對了！

常　順：我想是對的！

常大興：扯他媽的臊，那臭婊子懂的個屁！心裏偏向老婆，也不是這末個法子，一個年輕婦道，一天到晚滿街心去浪，跟些大爺們去打交道，你看的過眼，我看不過眼。——

常　順：你當然看不過眼！

常大興：怎麽？

常　順：（冷笑）

常大興：別以爲我偏向賈連科，我心裏明白！

常　順：哼！

常大興：他現在是掉在井裏了，總有一天，他會爬出來的。他爬出來，看你怎麽辦！

常　順：……

常大興：我就是再糊塗，也比你多吃了幾年鹹鹽，比你多兩個心眼。

常　順：你就是這心眼多壞了，他是漢奸，又不是別的！賣國賊，你懂不懂！

常大興：我比你懂的多！（生氣）你想教訓你的老子嗎？

常　順：你不對，我不得不告訴你——

常大興：告訴鬼去！有那閒工夫，還是管教管教你老婆吧！（蹴着鞋子）合你！

常　順：（看了一眼）我不要！

常大興：拿着！

常　順：用不着！

常大興：把她綁起來！

常　順：我不！

常大興：什麽？！

常　順：她是爲了愛國！

常大興：愛國，別往自己的臉上貼金了。

常　順：我想開了！

常大興：（大叫）老婆在外頭養大漢，這算是你想開了！

常　順：爸爸，你——

常大興：說吧，你怎麽樣？

（父子二人相視有頃，順終于掉頭不顧。）

常大興：（賭氣的坐下）這還成什麼世界，這還成什麼世界。

（這時，農婦甲、乙、丙等簇擁着順妻上。）

（吵鬧着）

常大興：幹什麼？

農婦甲：常順呢！

常　順：幹啥！

農婦甲：打老婆，婦女早就解放了，你還打老婆？——

常大興：屁話！

常　順：老婆是我的！

農婦甲：你的又怎麼樣，婦救會不準你打！

常　順：（賭氣）我已經打了！

農婦乙：那就打你——（一下子奔上去）

農婦丙：（喊着）打，打，打！……

（常顯要掙扎時，早被按在地上，拳足交加。）

常大興：（大喊）反了，反了！

## 第六場

人物：

張縣長

常大興

農民甲

乙

丙

何拐子

景：

縣政府內，大殿台階上。

門外正在公審漢奸賈連科，常大興一個人坐在大殿的台階上。

何拐子焦躁的跑進來。

何拐子：大興，情形不妙！

常大興：（望着他）

何拐子：怎麼他都承認了！

常大興：什麼？

何拐子：他說他是個漢奸！

常大興：管他，要安心開脫，總有法子的！

何拐子：那話靠的住嗎？

常大興：我開口就遞了一萬五，有什麼靠不住的！

何拐子：你有把握？

常大興：包在我身上。

何拐子：縣長怎麼說？

常大興：他笑笑。

何拐子：錢呢，爲什麼不交上去？

常大興：那遲早還不是一樣嗎？他狠就狠在這些地方。

何拐子：要連科這條命——（看見有人來，急忙走了。）

（農民甲上）

農民甲：大興，你怎麼不去聽審！

常大興：不必聽，判辭早就知道了！

農民甲：你？

常大興：唔！

農民甲：怎麼樣，是不是要槍斃！

常大興：斃他媽的鬼！

農民甲：（大驚）啊？不斃！

常大興：唔！

農民甲：這兩天，演戲的、說書的、講演的、辦公的，連娘們都說漢奸作惡多端，要槍斃嗎？

常大興：只要縣長一個人不說，就行了！

農民甲：你心裏有底——

常大興：唔！

（何拐子急上）

何拐子：大興！情形不對！

常大興：怎麼？

何拐子：審完了！

常大興：唔！

何拐子：靠的住？

常大興：看你，眞是嘴上沒毛，辦事不牢，慌什麼？

何拐子：你心裏有底——

常大興：嗬！

何拐子：有底就行！（急下）

常大興：人家都說何拐子兩張嘴能說會道，辦起事來乾淨俐落，看起來，也是草包一個！

農民甲：大興，我——我求你一件事！

常大興：求我？

農民甲：要是賈連科真的放出來——

常大興：還有什麼假的，饒恕賈連科？哼！張縣長又不是傻子，全世界都沒這個理。我活了六十歲了，還沒開過這個眼！

農民甲：那我求你——幫幫我的忙。何拐子他跟我，你曉得有點彆扭，說不定會壞了我的事，要是他收回我的田，那我的全家可就要挨餓了！

常大興：你放心——這算我的！

農民甲：只要——

常大興：放心好了，咱爺們在他眼前有恩——！

農民甲：明天中上，請到我家去吃酒！

常大輿：小意思，不算什麽？

農民甲：（在何拐子又跑上來的時候，下。）

何拐子：方才是工救會的人發言，話說的很不好聽。說賈連科既然是漢奸，在老百姓的意思，當然要槍斃！

常大輿：管他呢，工救會又不是縣政府。

何拐子：現在輪到婦救會了！

常大輿：那些娘兒們！只會亂吵吵，到正經事，是沒人相信的，你相信？還是我相信？

何拐子：話是不錯，可是——

常大輿：要是賈連科不放出來，挖我兩眼，這雙老眼已經看了六十多年了！

何拐子：這也像話——（下）

（農民甲、乙、丙上）

農民乙：大輿，聽說你在縣長跟前，很有點手面！

常大興：他還着的起我！

農民丙：（搶前一步）咱們話得講明白，要是你碰！

常大興：[illegible]——

農民丙：敢情賈連着講話，你提防着吧！

常大興：講話的不是我，你弄錯了，是錢在講話。錢，你懂嗎？

農民乙：我們好容易盼着他快槍斃了，好分他的田，你卻來搗鬼——

常大興：（大驚）他槍斃了以後，你們分田——

農民乙：按照法律，漢奸的財產，都得充公，田不分着種，還能叫牠荒着？

常大興：真的？——

農民乙：法律上這末寫着。

常大興：也有我一份？——

農民乙：要是你出了力的話！

常大興：我雖然不大出力，可是我的兒媳婦，你知道，她宣傳的很起勁！

農民乙：你呢，現在誰都知道，你替他做狗，在縣長跟前跑來跑去。又說，他可以放了！

常大興：要是你們早告訴我有這條法律，誰還管他這個帳！

農民乙：那末，現在——

常大興：現在，槍斃他算了！

農民乙：那你方才——

常大興：我方才是裝腔作勢！

農民乙：你告訴何拐子——

常大興：假的！

農民乙：假的？

常大興：是我猜想——

農民甲：猜想你他媽當真話說——

常大興：我是別有苦衷，希望萬一——只要分田的時候算我一份，那我還有什麼說的！

農民甲：你別想！你把我騙信了，你這買運科的狗！

（突然門外歡聲雷動）

（何拐子氣急敗壞的跑進來）

何拐子：大興，你做的好事？

常大興：怎麼？

何拐子：宣判了，賈連科槍斃，家產充公——

何大興：真的？

何拐子：還裝腔？

常大興：謝天謝地！

何拐子：什麼？

常大興：你中了我的拖刀計了！

何拐子：哈！

常大興：——把你拖住，免生枝節，斬了連科，再作分曉！諸位，是不是！

農民甲：（[illegible]）

農民乙：
農民丙：（均不覺欷然）

常大興：槍斃賈連科，是我的首功。走，領賞去，分田的話，我總是第一份！

農民甲：
農民乙：走，走！
農民丙：

（迎面碰到縣長）

常大興：縣長，你辛苦了！

縣　長：唔！

常大興：賈連科槍斃以後，家產的話——

縣　長：家產充公，解入國庫，作爲救國基金！

常大興：田呢！

縣　長：田暫時先撥給抗戰軍人家屬。

常大興：什麼？！

農民甲：抗戰軍人！

縣長：給出征軍人家屬。到播種的時候，你們諸位還得幫忙。（下）

常大興：不分？

農民甲：不分？

農民乙：不分？

農民丙：不分？

何拐子：常大興，你他媽這着棋又走錯了。

——幕落——

# 空舍清野

——晉東南報告之二——

——獨幕五場劇——

## 第一場

人：

農民甲、

乙

丙

常大興

老農婦

青年農民

婦 1
兵士 1
　　 2
　　 3
兒童
諸色人等
景：
村街，井旁。
井旁邊放了幾塊石頭，石頭旁邊堆了土。農民等手裏拿了鋤、鍬等物。
大家剛剛把石頭放下去。
人聲嘈雜。
有嘻嘻哈哈的笑聲。
帶大興從後面擠進來。

常大興：這幹什麼？

青年：填井！

常大興：填井？

（二兵士正用繩子把石頭繫下去。）

青年：（向井口望着，大聲的喊。）好了嗎？好了！

兵士：（把手裏持着的繩子抽回來。）

青年：（扒在井口指揮着。）再抽！抽，好了，好了！

常大興：井填起來，吃什麼？

農民甲：（冷笑着）說要空舍淸野呢？

常大興：空舍淸野？

農民甲：（指牆壁上的大字標語。）空舍淸野，沒看見嗎？

常大興：我們這一帶，就這末一口井，大家都仗着它活命呢！那一年天旱，井乾了，就起了瘟疫。要跑二十里，到山脚下去挑水，那種苦頭，你們難道忘了！

青年：馬上日本鬼子就要來了，井留着有什麼用？留着給鬼子利用嗎？

常大興：日本鬼子要來，那不過是一句話！

青年：一句話？你聽！

（遠遠的有砲響。）

常大興：這砲是天天打的！一天抗個三五十砲嚇唬嚇唬人，你們倒怕成這樣了！

兵士：不，老伯伯，這一次不是嚇唬人，他們真的要來了，要不是前面有隊伍頂住，這時候怕已經到了！

青年：（不耐煩的）管他呢？快點幹咱們的罷！

常大興：哈，你這是怎麼着，年輕輕的，倒竟起老來了。我就是不值錢，也活了這末大年紀，看事情還沒你看的準？井是村裏公有的，又不是你家的私産，當年掘井，我也下過力的。那時候，你還在娘肚子裏轉的呢，現在倒教訓起我來了！

兵士：不是這意思，老伯伯，我們要快點做，怕遲了要來不及了。——況且日本鬼子一退，井仍舊還可以挖開的！

（老農婦持一筒上。）

老農婦：（倉皇的）怎麽着，要填井嗎！

常大興：填井，這年頭，越來愈不像話了！

老農婦：（拚命的擠到井邊。）

兵　士：這位老大娘，你幹什麽？

老農婦：我要舀水！

兵　士：井口已經封了！

老農婦：封了，吃什麽！

青　年：我們已經舀了幾大缸水，足夠一天吃的！

老農婦：兩天怎麽辦？三天怎麽辦？日子長着呢！

常大興：就是說呀？又不是只活今天一天，明天怎麽辦呢！

兵　士：明天我們大家把東西帶着，躲到山裏去！

老農婦：我這末大年紀，那兒不一樣？鬼子就來了，我老太婆還怕什麽？

農婦：不，聽說鬼子連老太婆也要呢！

老農婦：呸，別不要臉了！

農婦：（臉紅紅的跑開）

（小孩們哄然笑。）

老農婦：今天也看井，明天也看井，連針線活都丟了，怎麼，看着看着連水都沒的吃了！

常大興：我看正是這個理，比如日本人來了，年紀輕的，自然是躲躲好，像我們這上了年紀的，還躲什麼！況且總得留幾個看家呀！家丟了不管，也沒這個理！

青年：（生氣的）這麼說，你不躲了？

常大興：我？不躲！

青年：留下給鬼子做眼線嗎？！要是誰敢告訴鬼子這兒有口井，鬼子追了，我就揭誰的皮！不管是上了年紀的，還是年輕的！

常大興：你這是說誰？

青年：誰存這個心，我就說誰！（怒吼）弟兄們，動手！

（大衆一齊揮起鋤和銑來，一會兒，井口完全封閉了。）

青　年：來，把浮土踩平！

（這時候，有兩個青年在牆上寫着）：

「東北的同胞，趕快掉轉槍口對外罷！」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及一些日文標語）

（大家熱心的踩着浮土）

常大興：這又是幹什麼？

農民甲：（低聲的）說是對敵宣傳呢！

## 第二場

景：　路口

人物：

常大興

老農婦

農民

兵士

一

常大興和老農婦在路口碰着。

常大興：（招呼着）吃飯啦！

老農婦：（埋怨的）水還沒領下來呢，說要到村公所去領呢！

常大興：（嘆息着）這像什麼話呢！

老農婦：（也嘆息着）唉！

常大興：我活了六十多歲，兵災、匪亂也經過了多少次了。那一次開頭不是氣兇，到後來也就沒什麼了。大家開頭總要怕害一陣子，結局呢，還是照樣的過日子。把非塡起來打日本，這辦法可眞有點别緻，這些傢伙，總有一天要後悔的。

空舍淸野

老農婦：你還沒聽說，人們都下田割麥子了！

常大興：什麼？

老農婦：已經割麥子了！

常大興：還不到時候啊？端午節還沒過，就割起麥子來了，麥子還沒有熱透，總還得晒兩天呢！

老農婦：說是免得被日本人利用，——我也學不會那些話！

常大興：不會——我看不會，——指天吃地，也不是一天了，人們又不是傻子，不會連這一點兒見識都沒有。麥粒鮮着，割了吃麥芒嗎？

老農婦：說是什麼搶割，連大兵都在幫着搶呢！

常大興：搶？割麥子也論搶了！

（這時候，三三兩兩的農民，揹了麥子從場上經過。）

常大興：怎麼？——怎麼？——是眞的？

（有老牛車的硬吱聲，農民吆喝着那拖重載的牛：「甲」……「甲」……「得兒」……「甲」；輾稍響。）

（又一個農民揹了一大捆麥子經過。）

常大興：（拖住他）二娃子！

二　娃：常大叔！

常大興：你這是幹什麼？——你瘋了！

二　娃：我？怎麼！

常大興：麥子沒熟透，你這是幹蔴！前幾天下了場節下雨，這兩天還末好的大太陽，再晒兩天，保你是一頓好收成——

二　娃：話是不錯！

常大興：怎麼就急的等不得，天老爺的恩惠，都不領嗎？

二　娃：話可是不錯！

常大興：祖宗的產業，你們就這樣的忍心糟蹋嗎？

二　娃：常大叔，你話是不錯！可是與其留下給日本鬼，還不如自己早點下手的好！

常大興：誰說的，這是誰說的？

二　娃：（你也不到村子裏去打聽打聽！……。）

註：（這時候，有兩個兵也揹了麥子過場。）

二　娃：你問問這些老雜種！我忙着呢！（急下）

兵　甲：（聞言停住）什麼？

常大興：好一個主意！

兵　乙：怎麼回事？

常大興：傷天害理呀？

兵　甲：什麼？誰？

常大興：你？你們？好好的收成，生給你們糟蹋了！

兵　乙：哦，你是說——這不是我們，是日本鬼搞的！

常大興：日本鬼又沒貼告示、散傳單，麥子是在地上，干他們什麼事？

兵　乙：你難道聽不見砲響？

（隱隱砲聲。）

兵　乙：老伯伯，你想日本鬼早不來，晚不來，為什麼偏到了這個時候來。他們就是看準了這着棋！

他們要把今年的收成搶了，那麼，這地方的十幾萬人民、軍隊，等不到秋天，就都要餓死了！

老農婦：你看他說的多麼響。

常大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現在兵來了，你們倒要去割麥子，搞這些鬼花頭。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這算是那一門呢？

兵　甲：老伯伯，你不懂！我們要空舍清野呢！

常大興：什麼空舍清野，我不信這一套！況且麥子堆在場上，日本人來了，還不是一樣是要搶了去！

兵　乙：我們並不堆在場上，老伯伯，你想錯了，我們要把麥子屯在山裏去，屯在安全的地方去！日本鬼來了，叫他站不住脚，白白的消耗，他只好退了！

常大興：（仍舊嘟囔着）不信這就能打跑了鬼子！

## 第三場

小酒店。

人物：

常大興

酒店老板

農民甲

乙

丙

景：

酒店裏亂七八糟，一切都搬運光了，紙匣、破字紙、亂磚瓦等拋了一地。店裏是寂無一人。農民甲着提一隻鷄，農民乙揹了半袋麵，農民丙揣着鷄蛋大葱等物走進來。

農民甲：（呼喊）孫掌櫃的，孫掌櫃的！（沒人答應）你看是不是，掌櫃的早跑了！

農民丙：剛才我還看見他跑出跑進的，怎麼一會兒就不見了！

農民甲：（略有點沮喪的）我說是家裏吃吧，家裏吃吧，偏不肯，這好了，連人影兒都沒有！

農民乙：家裏連鍋都撥走了，吃個屁！

農民丙：（大聲叫）孫掌櫃，孫掌櫃！

（酒店老板上。）

老　板：誰呀！喝，你們三位，倒有這閑工夫。……

農民甲：孫掌櫃，這兒有隻鷄，帶到山裏去也麻煩，託你給煑一煑，大家樂樂。

農民乙：這兒有半袋麵，弄幾碗鷄絲湯麵吃，剩下的，你留着得啦！

農民丙：（從懷裏掏出鷄蛋來。）這兒是幾個鷄蛋，也來個大葱炒鷄蛋！

老　板：怎麽着，不活啦！

農民甲：有酒嗎，你儘管拿來，算我的！

農民丙：算我的！

農民乙：自然算我的！

老　板：酒嗎，是早就連罎子都搬走了，酒底，大概還有一點，我去找找看，有就拿來，，這種年月就算我請客得啦！鷄，我可煑不了，沒有鍋，也沒有火。要嗎，大葱炒鷄蛋也許還對付的了，可是——

農民甲：（急忙的喊）得啦，得啦，難得有這末一遭。你就想想法子看吧，誰還老過這種倒霉日子。我這隻雞，少說着，也有三斤重，一天一個蛋，是穩保的。平常的日子這雞就是我老婆的命，現在趕上這種年月，帶不走，還真的留下餵日本鬼子？殺着吃了，心裏也痛快痛快。

老　板：你是痛快了，你老婆的眼睛怕都哭腫了呢！

農民甲：娘兒們的事，有什麼辦法。樂一天，算一天吧！

老　板：好啦，我去找找看。（下）

農民丙：（咂了一口）這小仔，怕咱們白吃他的！

農民甲：怎麼？

農民丙：你看他這鬼樣子，什麼沒鍋了，沒火了，算他講客咧，一句話，怕我們吃了不給錢！

農民乙：這種兵惶馬亂的時候，也許是他的鍋已經搬走了！

農民甲：而且也不是一天兩天，老主顧了！

農民丙：可是話又說回來了，要真是日本人打進來了，鬼才認他這個賬呢！

農　乙：（不免會意的）哈哈哈！

農民丙：這眼看到端午節了，這小仔，一到過年過節，逼起賬來，比小鬼還兇。這一次，看他逃吧，可逃出判官來了！

農民甲：｝（同時）哈哈哈！
農民乙：

（老板上，端了三個碗。）

老　板：就剩了這一點了，老鄉們將就點吧！

農民甲：雞呢？

老　板：（從懷裏掏出花生米來）還有點花生，下下酒也好的！雞，可沒法變，我已經說過了：

農民丙：（先端起一碗來）來吧，來吧，先喝着！

（大家喝酒）

老　板：（慢騰騰的）你們還不走啊！

農民乙：走，那兒去！

老　板：傷兵們都下來了，聽說鬼子已經很近了呢！

農民丙：沒事，沒事！娘兒們，胆子小，躲躲也好，我們，還是等等看吧，要是鬼子不來，那就何必跑那些寃枉路；就驚受怕的，何苦呢？

老　板：（懷疑的）話，自然是句話。我——可不想再等了，我——想先走一步！

農民甲：你什麼時候走？

老　板：我想——今天夜裏就走！

農民丙：忙什麼，遠的很呢！

老　板：小心點好，小心，總不會有當上的。

農民丙：你走了，這端午節的賬怎麼收？

老　板：這——也就只好大家憑良心了！

農民乙：（從地上檢起一張亂紙來，念着。）王小，花生糖兩塊四枚。李斎，酒，——好一個憑良心，連賬都不要了！

老　板：不，那是陳賬，作廢的。新的，早就帶走了！

農民丙：你還想着你的賬咧？

老　板：：怎麼？

農民丙：（冷笑）哼！

老　板：你笑什麼？怎麼？——

（常大興上。）

常大興：唱，好樂呀，倒喝起來了！

農民甲：（急忙招呼着。）常大叔，這兒坐，喝兩盅吧！

常大興：酒，倒認了！這氣，可受不了！

農民乙：怎麼？

常大興：村子裏鬧的亂七八糟了！

老　板：（驚惶的）什麼？你說！不會是日本人來了吧，不是吧？

常大興：呸！日本人還沒來，就已經一團糟了！

農民甲：倒底怎麼了？

常大興：井都填起來了！……

農民甲：我知道——

常大興：麥子也割了！………

農民丙：大家都一樣的！

常大興：方才我從街上過，竟拆起門和窗戶來了！

農民乙：你的家，難道沒有拆嗎？

常大興：我的家？敢！

農民乙：常大叔，怕你不曉得，你們老太，我才看見他正往下卸窗戶呢！

常大興：什麼？

農民乙：我看見他——

常大興：他簡直是瘋了！

農民乙：其實拆下來，將來還可以安，不拆的話，日本人來，也要燒的！

常大興：那就連房子一起拆，可不更好！

農民丙：當然更好！現在還辦不到！

常大興：（大怒）眞是混賬，豈有此理！只要我活着，我不許，誰也別想動——

農民丙：你們老大早就動了！

常大興：他敢——

農民丙：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常大興：眞是反了，反了！（急下）

農民丙：這個老頭子，想頭總和別人不一樣！不拆掉，難道還留給日本人燒嗎？

農民乙：空舍清野的道理，他還沒懂呢！

老　板：（向農民丙）喂，你才說什麼來着？

農民丙：什麼？

老　板：你說我的賬，怎麼着，靠不住了！

農民丙：你還記着你的賬啊！

老　板：我一家子的衣食飯碗，都在那本賬上呢，我不記着，怎麼得了哇！

農民丙：現在空舍清野，你知道不知道！

老　板：我怎麼不知道，我頂贊成的！

農民丙：你想舍都空了，野都清了，你的賬還有什麼用

老板：（目瞪口呆）啊——

農民丙：要賬？跟日本人要去。……比方這碗，你留下幹什麼？

老　板：我——

農民丙：（一口氣喝完，顯然是喝醉了，把碗捧在地下。）

老　板：你幹什麼？

農民丙：（理直氣壯）捧碗

老　板：碗是我的！

農民丙：你的，留下給日本人嗎？

# 第四場

常大興家之外院。

人物：

常順——大興之子

常大興

順妻

老農婦

老農婦之子

常順正爬在房上，拆那兩扇門。窗子已經卸掉了，這時候已經是在地下躺着。順妻仰首望着常順，手裏拿着鋸和斧子。

常　順：（端詳了一會兒以後，叫着。）把斧子遞給我！

順　妻：（急忙的把斧子遞上去）

常　順：（接着斧子）媽的，這條門栓，平常顫吱顫吱的亂響，倒像是就要倒掉似的，現在看看，倒結實的很。

順妻：我看你快點吧，隔壁李二叔全家都走了！

常順：（揮動着斧子，叮噹亂響。）

（常大興匆忙的上）

常大興：（氣急敗壞的。）小順子，你幹啥！

常順：（不理，仍舊工作着。）

順妻：爸爸回來的正好，快點幫着弄弄吧，我心裏直發慌。

常大興：（指着常順。）快點滾下來。

順妻：怎麼，爸爸！

常大興：滾下來！

常順：（生氣的）別攪，爸爸！

常大興：還沒學會賺，倒學會糟了！滾下來！

順妻：爸爸，你什麼意思！

常大興：祖宗的產業，我都不敢動動，你他媽毛還沒長全，就動起斧子來了。

順妻：可是，爸爸，這是爲了防日本人的，家家都這樣呢！

常大輿：家家都這樣，偏我們就不。這些打外路來的大兵，謊話總得打幾個折扣。什麼空舍清野，又不空他的舍，清他的野，他當然落得裝漢子了。（叫着）滾下來！

常順：爸爸，你怎麼越老越糊塗了！

常大輿：（大叫）滾下來！不，我就撤梯子了！

常順：（賭氣的把斧子往地下一丟）下來就下來！

順妻：爸爸，你想把門窗戶留下，給日本人當柴燒嗎？

常大輿：你別管，我有我的主意。你們要走，走你們的，我留下看家！

常順：（輕蔑的）你看家？

常大輿：對咧，我不走！

順妻：那怎麼行呢！

常大輿：怎麼不行？保管沒有錯，況且逃，逃到那兒去？離開本鄉本土，連飯都沒得吃。你看從城裏逃出來的那些難民，那一個在家的時候不是財主秧子，一離家門，落了難，連飯都混不上

丁！

常　順：（不免反感的）你看那一個人連飯都混不上啊！

常大興：多着呢！

常　順：在那兒？地方上前幾天放賑，又派糧，你倒忘了。

常大興：等着吧，總有一天，會餓死的！

常　順：而且這空舍清野就是打日本的好法子，日本來了，沒吃的，沒喝的，沒燒的，連個人牙兒都找不到，他自然就待不住！……

常大興：聽他們瞎說。我活了六十多歲，沒見有這種打仗的法子。我告訴你吧，這是他們心裏害怕，不敢去打，變着法子騙人呢，你就相信以爲眞了。來，把窗戶安上去！

常　順：（生气的）我不管！

常大興：什麼？

常　順：我不管！

（老農婦在前面走着，其子在後面哀告着，一齊走上。）

老農婦：（邊走邊說）去吧，去吧，去吧！不用管我。你現在用不着媽了，還讓我幹嗎？

子：媽你老眞是，鬼子們都沒人性。……

老農婦：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我不信就會吃了我！

常大爽：是呀，誰的心不是肉長的，還用怕成這樣子。

子：（哀求着）媽，你眞是——你這末大年紀，又是個婦道，要是有個三長兩短——

老農婦：什麼？

子：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叫做兒子的怎麼見人！

老農婦：你說什麼呢？

子：（默然）

（片時的沉默）

顧妻：大娘，你也不想走嗎？

老農婦：唔！

顧戎：這可使不得，日本鬼子沒人性呢！

常大興：日本鬼子沒人性，你怎麼曉得？

順妻：我聽說——在城裏——

常大興：年輕輕的，沒親眼見過的事，還是少講句吧！

（這時候，街上逐漸嘈雜起來，扶老攜幼，呼父喚子者，絡繹於途。）

子：媽，你看全村子的人都快走光了呢！

老農婦：常老大，你怎麼樣？

常大興：我不走！

老農婦：我也不走！

子：媽，你不想想，萬一出了事，我又不在跟前，誰救的了你呢！

老農婦：我誰也不要！

子：媽是可以這末想，可是做兒子的，就不能這末想，要死，咱娘兒倆就得死在一道——我也不走了！

（這時街上有人喊：「快點，快點，日兵的馬隊衝過來了！」）

順妻：啊呀，怎麼好，走吧，走吧！

常順：爸爸，你怎麼樣？

常大與：要走走你的！

常順：大娘，你呢？

老農婦：我跟你爹在一道！

常順：（向子）那麼，你？

子：（堅決的）我也不走了！

常大與：（冷笑）哼！

常順：爸爸，你不用笑。他有他的辦法，我有我的辦法！

常大與：你是什麼辦法！

常順：他要盡孝，我要盡忠！……

常大與：啊：

常順：我要跟鬼子拚！

——幕落

老舍清野

瞎妻：走吧！

# 第五場

景：同上，常大興家外院。

人物：

漢奸甲

漢奸乙

常大興

老農婦

老農婦之子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日兵了

院中寂寂。很近的地方，有零落的槍聲。漢奸甲、乙兩人垂頭喪氣的走進來。

漢奸甲：媽的，眞連個人影兒也沒有了！

漢奸乙：（臉上有兩撇日本式的小鬍）弄了一天，連口水都沒得喝；到了村子，連口井都沒有！

漢奸甲：什麼都搬光了，連舖坑的蓆子都搬走了！

漢奸乙：你的運氣怎麼樣？

漢奸甲：和你一樣！鬼都沒找着一個！

漢奸乙：停一下日本老爺來了，怎麼辦呢？

漢奸甲：怎麼辦？——有什麼法子？大家再分頭搜索一下，要是眞逃光了，也沒處變去。萬一要還有人味，吃穿樂總可以想法子的。

漢奸乙：好吧！

（漢奸甲向外走去，乙入內搜尋。）

（場上空寂，槍聲繼續。）

半天）

（突然有一聲銳叫聲。）

（格格笑聲）。

漢奸乙扯常大興上。）

漢奸乙：（兇惡而裝腔作勢，咿哩哇啦的不講人話。）

常大興：（恐懼的站着。聽不懂他的話。）

漢奸乙：（又咿哩哇啦了一陣。）

常大興：（還是不懂。表示沒奈何的樣子，端了個凳子，請漢奸乙坐。）

漢奸乙：（冷不防一拳，打了大興一個筋斗，兇暴的咿哩哇啦着。）

常大興：（摸着自己的臉）我不懂啊，老爺，你要什麼呀，老爺！（他可憐的跪下來了。）

漢奸乙：（用手比着圓圓的手式。）

常大興：（用手比着圓圓的手式，但搖搖頭。）

漢奸乙：（學鷄叫：「咯咯達，咯咯達」。）

常大興：雞蛋啊！

漢奸乙：（表示自己要的意思）

常大興：我給你找去！

漢奸乙：（抓住他。）

常大興：（只好站住。）

漢奸乙：（又用手比勢作井狀，詢問狀。）

常大興：（猜測着，不懂。）

漢奸乙：（做喝水的樣子。）

常大興：（還是不懂。）

漢奸乙：（一生氣，大聲的喊。）跟你要水？都不懂！

常大興：（嚇了一跳。）水，啊？——你怎麼——

漢奸乙：有沒有？快點說，要你的命！

常大興：水！有，有，有！

（大興急忙從屋內端出一碗水來。）

漢奸乙：（急搶過，一口氣喝乾，碗摔在地下；抹了一下嘴巴，但不提防鬍子卻抹掉了半邊。）

常大興：（呆呆的看着他）老爺，你的鬍子，怎麼會——

漢奸乙：（一驚，錯亂的用手去摸，立刻悟及那原來是假的，看看手，一手蟲，便惱羞成怒的，順便一腳踢過去。）媽的，你管起我來了！

（日兵甲、乙、丙、荷槍上。）

日兵甲：什麼人？奸細？

漢奸乙：奸細！奸細！

日兵乙：好的很，好的很！

漢奸乙：（立正）報告大人！這小伢躲在柴胡棵裏，也不知道幹什麼，看來不像是好人！

日兵甲：揪起來，慢慢的打！

日兵丙：很好的俘虜！

日兵甲：哈哈哈！

常大興：我是老實人，老百姓。我——是好人——

漢奸乙：別作聲！（他掏出繩子來。）

常大興：（哭喊）我是好人，——饒命啊！

漢奸乙：叫你別喊，你偏——（打了兩掌，把他捆好。）

日兵甲：問他，把新割下來的麥子藏在那裏去了？

漢奸乙：說！

常大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都拖走了！

日兵甲：老百姓呢？

常大興：都逃光了！

漢奸乙：都逃光了，你是什麼？可見你就不是好東西！

日兵甲：有水沒有？

漢奸乙：有水沒有？

常大興：水都被這位先生喝完了！

漢奸乙：胡說，（狠命的兩拳。）撒謊，你撒謊！

日兵甲：有沒有糧食！

常大興：什麽都搬走了，家裏實在沒有，要有——

日兵甲：哼，這東西狡猾的狠！

日兵乙：把他給我吊起來！吊起來！

漢奸乙：好！

（常大興被吊在門上。）

（這時候漢奸甲和日兵丁拖了老農婦及其子上。）

漢奸甲：（鞭打着）走快點！

子　：（進門就跪在地上。）諸位老爺，發發慈悲吧，她年紀大了，禁不起嚇，你們要打，就打我，要殺，就殺我，要什麽，我都給去辦，只要放了我的媽！——

日兵甲：這幹什麽？——

日兵丁：（伏在甲的耳邊。）

日兵甲：（貪婪的笑着。）哈哈哈！（命令着）把她關到屋裏去！（向漢奸甲）明白嗎？

漢奸甲：（奸笑）明白！明白！走！

子：（衝上來）幹什麼？幹煞！你們這些狗——

（日兵甲等截住他，他拚命掙扎，一面罵着。）

老農婦：（哭泣着）孩子，孩子！

子：（掙扎着）媽媽，媽媽！

（但老農婦終被拖進了屋子，子也被捆上了！）

日兵甲：快說，井在那兒！

常大興：井——

子：（突然憤怒的）常大叔，你要是敢——

常大興：……

日兵甲：（向他一鞭子抽去。）啊哈，你——

子：（站起來，向室內奔去。）

（室內老婦突然銳叫了一聲）

日兵丙：（冷不防的一槍。）

（中彈倒地。）媽——媽！

日兵丙：（罵着）媽的，游擊隊！

（遠遠的有集合號聲。）

日兵丁：（跑出來）什麼？

（日兵忽然慌亂起來。）

日兵丁：什麼，游擊隊！

日兵甲：集合，游擊隊，快點，快點！

（衆慌亂的跑下。）

老農婦：（慢慢走出，撲向子）孩子，孩子！

常大興：（急的亂叫。）快放了我，快點，放下我來！

子：（掙扎着，）媽——媽——我就是死——也不甘心呐！（死）

老農婦：孩子！孩子！

# 凱歌

## ——晉東南報告之三——

### ——獨幕七場劇——

本劇各場前雖寫的有景，其實是只用以示故事發生的地點。演出的時候，並不一定要有景的設備。各場終結時，有燈光設備的，以燈光之明暗；無燈光設備的，以幕布的啓閉表示時間、地點的更換。但需很快，最多不得過三秒鐘，免得情緒不能銜接。

本劇與「小風波」「空舍清野」爲三個相互聯繫的獨幕劇。可以合演，也可以分演。

## 第一場

景：

一樓屋內

人：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日兵丁

深夜，一切靜寂，僅遠處狗吠聲甚急。

矮屋內，日兵甲、乙、丙、丁圍一方桌，喝着酒。

開幕的時候，酒已喝到了相當程度，都已經有了點醉意。

日兵甲頹然的唱着思鄉的小曲，他是一個農民，應徵入伍已經一年多了。

大家都不免有些淒涼，都陷入沉思中。

狗吠聲更急。

日兵乙突然在沉思中醒了過來，他是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應徵入伍才不久，便被派到晉東南來的。

日兵乙：（恐怖的喊。）你們聽！

（日兵甲、丙，丁，惶亂的把槍拿在手上，靜默着。）

日兵丙：（一個農夫出身的兵。）不過是狗叫！

日兵乙：（頹然的坐下，狠命的喝了一口酒。）這是什麼生活？我眞忍耐不下去了。一天到晚的和恐怖搏鬥着，恐怖，恐怖，永遠的是恐怖，不曉得什麼時候，游擊隊會從黑暗裏跑出來，克查一聲，把你的腦袋砍了去。

日兵丁：（一個工人）安靜點，你快變成神經病了！

日兵乙：爲什麼？爲什麼？難道這種事沒有發生過嗎？

日兵甲：常常發生的。有一次，唔，是半年以前了，我們的隊伍，開到這兒來，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村子裏宿營。村子裏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病得快死的老頭子，躺在屋簷底下，像就要斷氣似的。什麼是游擊隊，我們的教訓已經受到不少了，我們大家都警戒着，二等兵曹，鴨切五郎走到那老頭子身邊，踢了一腳，「你怎麼的？」他問。「我快死了，就要死了！」那老頭子哼着，「給我一刀吧，殺死我吧！」他要求。唔，一個快死的人，而且老了，大家就不再理他，安心的睡覺了，可是就在那天夜裏，這老頭子殺了鴨切五郎和幾個弟兄，把兩挺機關槍都抗着跑了。——這就是游擊隊。

（沉默了一會。）

日兵丙：你們諸位看見過游擊隊嗎？誰都沒有看見過！曉得游擊隊藏在那兒嗎？誰都不曉得！可是游擊隊到處都是，隨地都有！說不定我們在這兒談天，他們就在黑暗裏聽着呢！

（大家不由的用眼睛向四外搜索着。）

日兵乙：到處是死，死等着我們。

（日兵甲又憂鬱的唱起懷鄉小曲來。）

（大家悽然。）

（風聲。）

（犬吠。）

（窗戶紙簌簌的響。）

日兵丙：（站起來從窗戶孔向外望了一眼，恐懼的退後着。）外面黑的很！

日兵乙：像墓閘的心一樣！

（大家默然。）

日兵甲：（要喝酒，酒光了，憤然的把瓶子摔在地上，一聲巨響。）

（日兵乙。丙、丁跳起來，手扶着槍。）

日兵丁：（譴責的）你幹什麼？

日兵甲：酒光了！

家坐下）

（嘆氣）

日兵丙：可是，你們近來接到過家信嗎？

日兵乙：沒有！長久沒有了！

日兵甲：還是五個月，接到了一信，說是老婆到富戶去幫工，孩子也病死了！

日兵丁：部隊常常流動，信也寄不到的！

日兵乙：就是寄到，檢查員也會扣留哇！

日兵丙：唔！聽說是這樣的。有什麼法子呢，我命裏就沒有家的。從前，我在北海裏打魚，成年成月的在海上——

日兵甲：聽說海裏常常翻船的！

日兵丙：唔，也不常常，有時候大風浪來了，我們也很恐怖、可是那種恐怖，是一會兒就過去的。我們都喜歡海，愛看海，海是我們的家，死在海上，就像死在家裏一樣。我怕的是永遠離開海了，永遠看不見它了，我——我——（打呵欠）我要睡覺了。（他躺在床上去了。）

日兵乙：誰願意和我出去走走！

（大家不響。）

日兵[illegible]：（尋思了一會，出去了！）

日兵[illegible]：你幹什麼？

日[illegible]：悶的很！（下）

日兵甲：（搖頭）還是個大學生呢！剛來的時候，精神頂好，現在可不行了，像個半瘋子似的！

日兵丁：這人不中用的很，一天到晚和死作伴兒！

日兵甲：我們即使不和死作伴兒，也離着墳墓不遠了！

日兵丁：想起國家的時候——唔——

（日兵乙倉皇的跑進來。）

日兵乙：（慌張的）有人！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一齊跳起來）什麼？

日兵乙：我看見了——人！

日兵甲：（持槍）那兒？

日兵乙：那兒？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都擠往門口，又猶疑起來。）

日兵丁：眞是人？別是樹吧！

日兵乙：…………

日兵丁：門口兩株樹，倒像人似的！

日兵丙：（放下槍）那兒會有人，放了步哨呢！

（大家鬆懈了，依舊坐下。）

（但還沒有坐穩，號聲響了。）

（靜聽，終至緊張起來。）

日兵甲：緊急集合！

日兵丙：到底來了！

日兵乙：我說有人嗎！

日兵丁：別作聲！（把蠟吹滅。）

（緊急集合號淒厲的響着。）

## 第二場

景：

某山村曠場上。

人物：

士兵甲

乙

農民甲

乙

小D——女政治工作人員。

旭日初昇的時候，晨曦中，歌聲洋溢。

男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女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男聲：……山高林又密，

女聲：……兵强馬又壯。……

混合聲：（雄壯的）……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歌聲停止的時候，鳥兒在枝頭就繼續着歌唱了。）

士兵甲：同志，你是本地人嗎？

農民甲：不，我絳縣！

士兵甲：你呢？

農民乙：我就是本村的！

士兵甲：本村子？

農民乙：對啦！

（士兵甲不言語，像沉思着什麼似的。）

士兵乙：（對士兵甲）你不知道，這位同志是紅槍會呢！

士兵甲：眞的？是那一門？

農民甲：坎門！

士兵甲：聽說紅槍會都刀槍不入的，眞嗎？

農民甲：排刀，排槍，我們都練習過的！

士兵甲：也有神仙嗎？

農民甲：我們供的是達摩祖師！

士兵甲：現在科學的年頭，那有神仙，一定是瞎扯！不過，同志，你別生氣，對你們那個會，我們是尊敬的！

農民甲：唔！

士兵甲：除了迷信，你們的會都很好，並且聽說打死了很多鬼子！

農民甲：…………

士兵甲：怎麼，同志，生我的氣嗎？

農民甲：…………

士兵甲：同志，你別誤會，我不過是說——

士兵乙：其實天下事也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比如打仗，有時候是鬼神莫測。有一次，我跟小隊長去摸鬼子，很順手，宰了一個哨兵，牽走兩匹大洋馬。已經牽到路上了，誰曉得碉堡裏跑出了

一條野狗，緊跟着馬兒咬，一點都不放鬆，我恨極了，就開了槍。這一槍不要緊，鬼子追出來了，我們只兩個人，鬼子十多個，跑又跑不脫，打又打不過，正在爲難，小隊長忽然喊了一聲：同志！我們拚了這條命吧，中華民族萬歲！他就面對面的衝上去。我也覺得一下子大了很多，膽也壯起來了，就緊跟着他。鬼子開始有些吃驚，其後就站住發愣，接着，我們一槍也沒放，他們就逃走了。現在那大洋馬，小隊長還騎着呢，你說不是有鬼嗎？

士兵甲：那有這種事，我不信！

士兵乙：（着急的）王八蛋撒謊！

士兵甲：就有這種事，那也不是鬼！

士兵乙：是什麼，你說？

士兵甲：我說——

（女政治工作人員小D上）

農民甲：（親熱的）小D同志！

農民乙：小D同志！

士兵乙：讓小D同志評判評判！

士兵甲：小D同志，你說這世界上可真的有鬼嗎？

小　D：怎麼？身經百戰的英雄，倒信起鬼來了！

士兵甲：（勝利的）你看，怎麼樣？

士兵乙：（不服氣的）小D同志，是這末回事：我和小隊長兩個，被十幾個鬼子包圍了，我們逃又不能逃，打又不能打。心裏想：這下子可完了！我們一下子就都決定了死，我們高呼中華民族萬歲，向他們面對面的衝過去。誰知道那些雜種一槍沒放，就跑掉了！

小　D：（想了一想）同志，這是你們的勇氣，把他們克服了，要是你們一害怕，要逃跑，怕就糟了！打勝仗，不一定憑了槍彈，有時候，我們這種爲了民族解放的鬥爭精神，也能夠使敵人膽寒的！

士兵甲：你聽，講的多好，現在你總明白了吧！

士兵乙：（沒奈何的）那——那反正是有點怪！

農民甲：小D同志，教我們一個歌吧！

農民乙：對啦，教一個歌吧！

小　D：上次教的游擊隊歌，學會了沒有？

士兵甲：早就滾瓜爛熟了！

農民甲：那是咱們自己的歌，一學就會！

小　D：那就大家合起來唱一次吧！「我們都是神槍手……」一二！

大家唱：「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個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我們都是急行軍，
　那怕山高水又深！……」

（連樹上的鳥兒都和他們應和着。）

（晨霧已消，陽光明媚。）

（忽然一陣哨子聲。）

（歌聲停止。）

（許多人跑到廣場上集合。）

小隊長：（在集合好了以後）諸位同志，據前方的尖兵報告，敵軍的大隊，正向着我們的方向前進，

顯然是有意攻我們的企圖。我們的地方，被敵人發覺了。現在敵人距離我們還有十五里，我們還來得及吃早飯。大家不要亂，吃得飽飽的，把一切都準備好，再聽見哨子響，立刻散開，到五里地外的郭家原集合。把一切的東西都帶上；鍋灶都破壞乾淨，別留下一點痕跡，現在——解散！

（解散後，士兵三三兩兩的下場，一面談論着這發生的事件。什麼人講了句笑話，有嘻嘻哈哈的笑聲。）

（士兵甲拍了拍農民乙的肩頭。）

士兵甲：喂，同志！

農民乙：………？

士兵甲：等一等！

（等人都散盡了以後。）

士兵甲：同志，你加入多久了？

農民乙：快半個月了！

士兵甲：你是本地人嗎？

農民乙：就是本村子的！

士兵甲：你有沒有胆子！

農民乙：什麼？

士兵甲：今天鬼子來了，撲了個空，一定在這兒宿營。你要有胆子，到夜裏，我同你來換他媽一下！

農民乙：（興奮的）好哇！

士兵甲：左近的路，你都熟吧？

農民乙：那還用說！誰家有幾扇窗戶，我都清清楚楚的！

士兵甲：你不後悔吧！

農民乙：後悔！同志，我跟你說吧！我的爸爸就是被鬼子砍的。我的仇還沒報呢！

士兵甲：好啦！今天夜裏，咱們就來報仇！

農民乙：同志，要是捉住活的，你留給我——

士兵甲：怎麼？

農民乙：要是我們被人捉住，我替你死！

士兵甲：別瞎扯！摸鬼子，我老油子了！

（歌聲復起：）

（歡樂的。）

男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女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男　聲：山高林又密，……

女　聲：兵强馬又壯！……

混合聲：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 第三場

一　農家室外。

人：

士兵甲

農民乙

夜

靜寂

農家小屋內有燈光。

聽得見日本兵士思鄉的曲子聲，但很隱約。開始是農民乙，其後是士兵甲，躡足潛蹤的上。

農民乙走近窗前，小心的把眼睛貼在窗戶紙。

士兵甲：小心點！

農民乙：（望了一回，走到甲跟前。）裏面五个鬼子，在嘆氣！

士兵甲：還沒睡？

農民乙：（搖搖頭）

士兵甲：我看。——

（士兵甲走進去，立刻又退回來。）

農民乙：（吃了一驚。）怎麼？

士兵甲：（唾了一口。）媽的，晦氣！

農民乙：你看見什麼了？

士兵甲：一个鬼傢伙，正在窗戶那兒張！

農民乙：張到你了嗎？

士兵甲：我在暗處，他怎麼能張見。媽的，還是等一等吧！

（兩人蹲下來。）

（沉默。）

（歌聲愈淒涼，像是泣似的。）

士兵甲：媽的，想家想哭了！

農民乙：倒奇怪，狗也不咬了！

士兵甲：那饅頭是浸了酒的，它喝醉了！

農民乙：眞有你的！

（兩人沉默。）

士兵甲：（突然的）那是什麼？

農民乙：是影壁，已經塌了！

士兵甲：倒像是个人呢！

農民乙：好黑的天，怪不得小書上都說月夜殺人，眞是好時候！

士兵甲：你沒幹過嗎？

農民乙：還是第一次！

士兵甲：怪不得打顫呢！

農民乙：不！

士兵甲：不什麼，你打顫，我覺不出來！

農民乙：不，我不是害怕，我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老發抖，象是身不由己似的。可是——我不

害怕！我全身冒火，一定是我那死掉的爸爸作怪！

士兵甲：什麼？

農民乙：我心裏這末想，嘴上就這末說，其實我什麼也看不見，連你也只有一个黑影子！

士兵甲：別講啦！

（又沉默了。）

士兵甲：（忽然的）我說呢，怪吳的，原來是個毛廁！（他站起來，又走向窗戶去。一會兒回來。）

喂，快點，有人要出來了！

農民乙：這兒，這兒，影壁後面！

士兵甲：（兩人都蹲在影壁後）準備好！

農民乙：早好了！

（等了半天，沒有動靜。）

士兵甲：怎麼啦，又回去了！

農民乙：媽的！你聽見沒有，我忍不住了，我一看見那些東西，心裏就恨，咱們想法子動手吧！

士兵甲：別動，有人來了！

農民乙：…………

士兵甲：你這傢伙，眞冒失，幹這玩藝，性急是不行的。有時候蹲到天亮，空跑一趟，也說不定的，鬼子們猾的很呢！

（歌聲又起。）

農民乙：又唱起來了！眞糟！……

## 第四場

景：小屋內

人：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日兵丁
日兵戊

日兵等東倒西歪。有的已經打呵欠，有的在伸懶腰，有的在坐着打瞌睡。但他們沒有人提議睡覺，甚至連睡覺的意思都沒有。苦痛把疲倦征服了，況且也夾雜着恐怖。

日兵甲仍舊悽涼的唱着小曲。

日兵乙：別唱了吧，求求你！唱這个有什麼用呢！反正都是一樣的！

日兵甲：唱着，心裏好過一點！

日兵乙：你心裏好過，別人受不了。我受不了：——我的勇氣那兒去了？我的志願爲什麼消滅的？我怎麼會變成了這種樣子？我快要變成神經病了！（哭泣着。）

日兵丁：安靜點吧！

日兵丙：眞不知道是怎麼弄的，說是這兒有游擊隊，急急忙忙的趕了來，連人影兒也沒有！

日兵戊：什麼都沒有！起先，我們還不敢進來，後來放了一陣空槍，才發覺這村子是空的！

日兵乙：（焦躁的）他們都到那兒去了？這些鬼究竟藏在那兒呢？爲什麼我們跑來跑去，一个中國人

也捷不到？這不是中國的地方嗎？可是人呢？人在那兒？——空的村子，空的屋子，連鷄狗都是空的！我告訴你，我受不了這个，我要被這些空的東西逼死了！

日兵丁：那些偵探都應該槍斃，他們怎麼還不知道羞恥呢！

日兵甲：要是那些中國人再聰明一點，把我們的後路截斷，我們不是餓死，也會被俘虜的！

日兵丙：等着吧，總會有那一天的！

日兵乙：到那時候，中國人的報復就要集中在我們身上了！

日兵戊：仇恨——仇恨生了根了！

日兵甲：我們都變了，軍隊變了，人也變了，什麼都改了樣子了。在我們才攻下南京的時候，我完全是个不同的人，我覺着我高立在中國之上，我的心境比現在偉大的多！我幾乎是瘋狂了。見了房子，燒；見了人，殺；見了女的，搶；我覺得中國是被我毀滅了。——可是毀滅了我的，却是這倒霉的中國！

（沉默了一會。）

日兵丙：（摸索着伸出一隻握着的手來。）猜一猜，裏面是幾个銅板！

日兵丁：什麼？

日兵丙：猜一猜？我們在海上，寂寞的時候，也常玩玩這个的！

日兵甲：賭什麼呢？

日兵丙：賭——我脚上的靴子！

日兵丁：你的靴子，累墜死了！

日兵丙：那就這隻錶！

日兵丁：搶來的！

日兵丙：你別管了，猜着！錶就是你的！

日兵丁：好——

日兵丙：等等，猜不着呢？

日兵丁：這隻戒指！

日兵丙：好了！

日兵丁：三个！

日兵丙：（張開手）四个，你猜錯了！

日兵丁：猜幾次呀！

日兵丙：什麼幾次，拿來！

日兵丁：什麼？

日兵丙：戒指！

日兵丁：（站起來）你想騙我的戒指嗎？你想錯了！

日兵丙：你想賴，我可就不客氣了！

日兵丁：你想怎麼樣？你个老鬼子！

日兵丙：什麼？

日兵丁：你們打漁的，都是鬼子！

日兵丙：你們都看見的，他要甩掉戒指——

日兵丁：你賭的不光明！

日兵丙：我拿我的性命打賭——

日兵丁：你的命還沒我這戒指值錢呢！

日兵丙：（憤怒的一拳。）

日兵丁：（阻住他。）你想幹嗎？

（兩人怒目相視。）

日兵乙：（憤怒的拍着桌子。）你們的老婆孩子都在家裏哭哭啼啼的盼望着你們的凱旋，你們倆個却在這裡生死關頭尋開心、打架——

日兵甲：神經病！

日兵乙：我神經病，你是什麼？

日兵戊：算了吧，算了吧！

日兵乙：我受不了——我看不慣！（披起風衣）

日兵戊：你幹嗎？

日兵乙：出去走走！（下）

日兵甲：（在他的背後）別又見了風，就是雨，弄得人心裏不安。

（日兵乙出去以後，又靜下來了。）

（日兵甲悲愴的唱起他的小調。）

（忽然日兵乙在外面銳叫了一聲，但接着又默然了。）

（大家一驚，站起來。）

日兵戊：怎麼咧？

日兵甲：……

日兵戊：又不濟了！

日兵甲：準是看見了那破影壁，又當成游擊隊了！

日兵戊：找找他吧！

日兵甲：誰要去，誰去。我，沒有這閑工夫！

日兵丁：狗一夜都沒咬，一定是又一个人發瘋呢！

（

## 第五場

景：在一个農家的小屋內。

人：

士兵甲

農民乙

日兵乙

小D

俘虜小林

日兵乙恐怖的坐在牆角。

農民乙和士兵甲正在吵架。

士兵甲：（拍桌子）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革命的兵士，有你這種態度嗎？你看，你把他嚇的這個樣子。（轉身，安慰日兵乙，像哄小孩子似的。）別害怕，我們是優待俘虜的！

（日兵乙畏縮的後退，臉上流汗，恐怖的瞪着眼睛。）

農民乙：你答應我的，要捉住活的，交給我！

士兵甲：交給你，交給你去殺死嗎？

農民乙：你知道不知道，他們殺了我爸爸。我爸爸活了六十多歲，沒得罪過一个人，老了倒死得那樣的慘。是被他們用刺刀活活的扎死的。全身上下，沒一處好肉，血都淌滿了一匯，媽媽在他的身旁邊暈過去了，弟弟在旁邊心痛的亂叫。你想，我這个作兒子的，怎麼辦？我怎麼辦？

士兵甲：你……你這種行爲——沒有道理。

農民乙：你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有沒有爸爸？我已經起了誓，只要鬼子們落在我手裏，我——！（衝過去）躲開！你躲開……

士兵甲：（冷冷的截住他。）同志，你已經是一個兵，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我要在今天的小組會議裏，對你提出批判，你的行爲，是犯了錯誤的！

農民乙：隨你的便，我先幹掉他再說！（他掏出槍來。）

士兵甲：（也立刻掏出槍來。）同志，別胡來吧！

農民乙：你想跟我拚嗎？

士兵甲：要是你堅持你的錯誤的話，我是不客氣的！

農民乙：（怒極）同志，你倒想爲了敵人，打死我嗎？

士兵甲：這已經不是敵人，是我們的客人了！並且將來還會和小林同志那樣，變成我們的同志的！

農民乙：（吼着）我不管——過來！（向日兵乙）喂，叫你過來！

（在他們掏出手槍的時候，日兵乙預知情形不妙，便用兩手蒙上了眼睛，等待着。現在，又向着死亡一步一步的走向農民乙。）

士兵甲：（插身在他們的中間，從容的把槍放下。）同志，要是你一定要殺他，那就先拿我開刀吧！

農民乙：（大驚）什麼？！

士兵甲：現在他的性命是我們兩个人負責的。小林同志馬上就要來，我已經報告上去了。我不能看着你殺害他，也不願意用槍殺死你，我已經沒有辦法了。只有請你多費一顆子彈，先把我幹掉吧！

農民乙：你——什麼意思？你——

士兵甲：留下我，你要後悔的，你的錯誤很大，我一定得報告你了。在敵人的窗戶底下，你大聲的講

話；蹲在影壁底下你非常的不耐煩；小便的時候，又不知道謹慎。一路上，你還打着這位日本同志。現在，又掏出你的手槍——

農民乙：……

士兵甲：你這些錯誤都是嚴重的。殺一兩個俘虜，就算給你爸爸報仇嗎？

農民乙：可是——

士兵甲：那仇還是報不成的，因爲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殺一兩個人就會打倒的！

農民乙：……

（正在這時候，俘虜小林和女政工人員小D上）

小　林：（驚訝的）藤原，你——

日兵乙：（也驚訝的）小林——你——

小　D：好了，碰見熟人了！

士兵甲：（放心的）現在，沒我的事了，（向農民乙）走吧，跟我走吧！

農民乙：（雖然不願意，但也沒奈何的隨士兵甲下。）

日兵乙：小林，你果然在這兒……

小　林：怎麼？——

日兵乙：軍官們都說你戰死了，可是我們不信。每逢我們看到你留下的標語，大家總要忙一陣子。軍官們總要我們在你的標語底下，堆一堆馬糞，並且寫着：「小林之墓」。我們可都希望你活着。

小　D：現在不是碰到了嗎？

小　林：我給你介紹，這位是D同志——

日兵乙：（行禮）D同志！

小　林：他要我轉達，他們非常歡迎你，你在這兒不僅不會受害，而且還要特別優待的！

日兵乙：眞的？

小　D：我們中國軍隊，是以優待俘虜著名的！

日兵乙：那麼，我不會死嗎？

小　林：自然不，你看我，不是活的頂好嗎？

日兵乙：（感激欲泣）我又活了，不，我永遠的活了。這以前，許多的夜裏，——那是多麼陰鬱的夜啊——我總是想着死，生命，一點把握都沒有，不曉得什麼時候，中國的游擊隊會跑了來，把我的頭砍下去，在我被捕的時候，我心裏想，這果然來了！

小　林：（笑着）你還是從前的籐原，跟我們在東京同學的時候，幾乎一點都沒變！

日兵乙：可是我反而活了。可是，小林，你怎麼呢？——活着，是幸福的！

小　林：我在這兒組織了一個支那派遣軍反戰大同盟的支部。籐原，參加我們一塊兒工作吧！

日兵乙：我——我——我可以嗎？

小　D：歡迎的很！

小　林：籐原，我相信，我們要想活着，要想叫我們的子子孫孫幸福的活着，是非把國內的軍閥打倒不可的！

## 第六場

景：

某宅內

人：

隊長

常大興

李挖疸

隊長和常大興等正在密談。

隊　長：有多少人呢？

常大興：大概有三百多人。

隊　長：住了多少房間？

常大興：十三個院子。

隊　長：院子很大嗎？

常大興：也不算大，擠着住的！

隊　長：還有什麼情形？

李疙疸：別的，也沒有什麼，每天，搶一趟，他們就亂，亂一陣子，就喝酒。喝醉了就哭。昨天一夜都不在家，說是來打游擊隊了，可是打了一夜，鬼也沒看見。今天一早，就收拾行李，說要退了！

隊長：你怎麼曉得？

李疙疸：有個馬夫，是運城人，他講的。

隊長：靠的住嗎？

常大興：隊長，我們一點都不撒謊。老實說，我從前是常常鬧鬼的，人家說民主，我其實心裏老想專權；人家說屯糧，我也說屯糧，我其實暗地裏把糧都藏起來了；人家說打日本，我也跟着打日本，我其實心裏卻想找機會撈一筆；結果呢，日本人卻把我抓起來了，把我搶光了！這一次，是冤的！我還能撒一輩子謊嗎？要是再撒謊，就對不住我自己。你要是動手的話，我領頭！我的路頂熟的？

隊長：我會調查的！老實告訴你，敵人的情形，我們都很清楚！

常大興：那是不錯，要不然，日本人就老吃你的虧了！

隊　長：聽說你從前很不老實！

常大興：我，——鬼迷了心了。不然怎麼會吃日本人的虧呢？

常大嫂：這次，常大興是真的後悔了！

常大嫂：私情[illegible]拚老命！

隊　長：你的房子，也在十三個院子以內嗎？

常大興：我的院子，住了三十幾個鬼子，上下房都住的滿滿的！鬼子一到夜裏，把門就关的死死的，唯恐被人暗算了。這正好，要是放火的話，一定會燒死的；就是活着跑出來的話，在暗道裏埋伏下人，也跑不了他。要動手的話就得快，遲了他們就要退了！退到城裏，又麻煩了！

隊長：：燒了房子，你住什麼呢？

常大興：沒房子住，也凍不死，天暖了，我們鄉下人，骨頭硬，躺在野地裏，睡的更香。只要鬼子趕跑了，還怕沒房子住嗎？

隊　長：對了，只要鬼子趕跑了，政府給你蓋新的！

李大嫂：不怕，你的房子燒掉了，住[illegible]，[illegible]！

隊長：難道日本人就一點防備也沒有嗎？

常大興：他們倒是頂機警的，村裏村外都放了許多哨；房上，還舖了雪白的棉花——

隊長：舖棉花？——

常大興：是呀，所以爲上不得房子，雪白的棉花上一條黑影，他們就發覺了！

隊長：還有呢？

常大興：街口都舖着乾草和碎瓦片，所以大道都不能走，一走上去，乾草瓦片就要響，狗就要咬，他們就要發覺了！

隊長：有小路嗎？

常大興：有！他們總會挖空心思，碰到地理鬼，也就等於白費了。隊長，你相信吧——我常大興現在明白了，可要眞正的作人了，以前，我瞎了眼了！

隊長，怎麼樣

隊長：[illegible]等到傍晚，情形要沒變化，咱們就幹！

常大興：我先回去探探！

隊　長：不用了。

常大興：怎麼了，不相信我老頭子嗎？

隊　長，那倒不是，我已經派了人了！

常大興：算有你的！我常大興一千個，趕不上你一個。從前我老是轉不過彎來，一心想占便宜，算計人，以爲活了這末大，還不比你們青年小夥子知道的多！結果是看着棋子下錯子兒了，弄得家敗人亡。我這套做人的法子，是吃不開了，現在，得看着你們的了！

## 第七場

景：某農家小屋內

人：

日兵甲

日兵丙
日兵丁
日兵戊
小隊長
其他日兵

深夜，農家小屋內空無一人，淒涼而且污穢。屋隅橫一棺材，罩著白布帘，乍看頗有一點兒神秘。

一兩聲犬吠聲停止以後，接著，日兵甲、丙、丁戊及其他日兵進來。

日兵顯得疲倦而狼狽，進門後，隨便把軍帽、刺刀、槍械等拋在桌子上。

日兵丁：這叫什麼戰爭？

日兵甲：…………

日兵丁：你們說，這叫什麼戰爭？說是要去打游擊隊了，立刻整隊、出發！走了半夜，連個人影子也沒有，空耗了那麼多子彈。一次是這樣，兩次是這樣，三次、四次永遠是這樣，人的腳都快磨腫了，一個游擊隊，也打不了。……

日兵甲：可是我們的人卻常常被游擊隊綁走，不是了！篠原失蹤了以後，聽說類似的事，已經發生了不少次了！

日兵丙：（虔敬的）說他早歸天國罷！

日兵戊：游擊隊是有的，不過我們碰不着罷了！隊伍已經不像樣子了，一聽見槍聲，馬上就亂，可是槍卻老在你的週圍響。……

日兵丁：這就等于告訴我們說：「我們在這兒，我們在這兒，你們這些傻瓜，來打打看罷！」

日兵甲：我們只要一打，他們就走了！

日兵丁：瞎！

日兵丙：今天早上不是說，要退卻嗎？

日兵丁：要真的退卻也好了！

日兵丙：什麼都已經預備好了，爲什麼又不退了呢？

日兵甲：聽說聯隊長覺得這樣的退卻，太沒面子。消耗了大批的子彈、器械、給養、兵員，這一次正經的仗都沒有打，怕上頭要責備，人家要恥笑！

日兵丁：他怕上頭責備，人家恥笑，我們可白白的犧牲了。

（衆默然。）

日兵丙：（揭開白布）這是什麼？你們看，這是什麼？

日兵甲：一口棺材！

日兵丙：棺材！

日兵甲：裝死人的！

日兵丁：爲什麼倒在這兒呢！

日兵甲：這是一種奇怪的風俗，全世界怕只有這晉東南方這樣的。要是爸爸死了，他們不葬，就把尸首裝在棺材裏，等着。……

日兵丁：等什麼呢？

日兵甲：等到媽媽死了，才一起葬在土裏去。有時候，就這麼等上十年廿年都不一定的！

日兵丙：眞是奇怪！

日兵甲：我開始也不曉得，後來閱歷多了，才曉得是這末回事！

日兵丁：呸，倒霉，倒像是給我們預備下似的！

日兵丙：我們？我們那兒配？你看，多漂亮，還漆了漆呢！我們只配燒成灰，裝在罐兒裏！

日兵甲：要像滕原似的，連尸灰也沒有呢！

日兵丁：這是什麽鬼世界！

日兵甲：可就說呢，要不是家裏有老婆孩子，我早就一根麻繩，吊死在這門樓上了！

日兵丙：你還想着你那老婆孩子呀？我看你就死了心罷！

日兵甲：怎麽？

日兵丙：我呢，是早就絕望了。要能死在本國的海裏，叫自己的弟兄們舉行海葬，也甘心情願的！現在是死都不知道在什麽地方。死了，比踩死個螞蟻還不值錢。軍部，還不曉得給不給家裏一個通知呢！

日兵丁：（拍桌子）我受不住了，我要回去！

日兵甲：呵！

日兵丁：退卻，要求退卻！

日兵甲：你，你配嗎？

日兵丁：難道我們就只配等死嗎？

日兵丙：我呢，是只有這樣的：白天，等命令，跑冤枉路；晚上，睜着眼睛等天亮。一夜不合眼，無一時一刻不提心吊胆的等着。只要最後的命運一來，我就算完了！

日兵丁：我不幹！這種傻子，我不幹了！

（這時，小隊長，突從門外走進。衆日兵一齊，立刻都做好立正的姿勢。小隊長獰視衆日兵一過後，嚴厲的責問。）

小隊長：方才，吵什麼？

衆日兵：……！

小隊長：吵什麼？誰吵的？一點軍紀都沒有嗎？

日兵丁：（首先發難）我們要退却！

小隊長：（吃驚的）啊？——！

日兵丁：退却！

衆日兵：（嘈雜的）退却！退却！！退却！

小隊長：你們想叛變嗎？

衆日兵：（黯然。）

日兵丁：如果你以爲要求退却就是變叛，那也可以。這種戰爭，我們不願再繼續了。我們要回國。只要回到本國的土地上，就是判死刑都心甘情願的。現在，這叫什麽戰爭？這叫什麽戰爭！我們拚命、死亡，爲了什麽？爲了——

小隊長：（他早就準備着，這時，便一槍打倒了他。）

日兵丁：（苦痛的）我反對——這種戰爭——我反對——

小隊長：（又一連兩槍）住了你的嘴罷！

衆日兵：（恐怖，但却憤怒的望着他。）

日兵甲：（忽然喊了一聲。）火！

衆日兵：（驚惶的）火！

（火立刻蔓延起來。）

小隊長：（惶亂的）火？火？——

日兵丁：（掙扎、狂笑。）起火了！起火了！這一天，到底來了！

日兵丙：這最後的運命，畢竟來了！

小隊長：別慌、我去看看——

日兵甲：你看什麼，在黑暗裏，游擊隊等着你呢？哈哈哈！

——幕落——

# 新生活

##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區之訪問——

### 一、雲海

汽車從秦嶺山脈的最高峯滑下來的時候，透過山顛的罅隙，幻出一片白茫茫的雲海。千萬頃的流泉噴濺着白沫，匯成一道巨流在大西北的平原上汹湧着。不見天，不見地，也不見子牙垂釣過的水，——是天與地，水與氣的揉合。

車越下墜，汹湧着的雲海越稀薄，人間的疆界劃分得越顯明了。到了山脚，便清楚的望見了寶鷄城和城頭上那遼闊而深邃的蔚藍色的天。

城傍山，偎水，是隴海鐵路與川陝公路的匯合點。一九三八年九月末，從河南、山西、特別是湖北，湧來了大量的因為故鄉淪陷，却不甘異民族的統治的義民，這些難民靠了政府每月六元的微薄資助，在大平原的小土坡上，搭了蓆棚，安下灶，使空曠的原野上升起了炊烟，在大自然的雲海裏揉入了人間

的煤。

「西北的地下：是金沙，是石油，是煤與鐵的倉庫；大西北的山野：是森林，是藥木，是狐與虎以及數不盡的牛羊的故鄉；大西北的平原：產麥，產鹽，更產棉。大西北，是豐富的原料供給地，孕育着千萬年工業的根基。但大西北的富源，千萬年來，却靜靜的躺在地底，不變也不動，冷嘲着人類，也冷嘲着那些野居的義民們，義民們是大冶、陽新、陽泉、井陘等廠內一等一的開採者；是裕華、申新、漢口等廠內最負盛譽的紡織名家。他們是資源的主人，精於他們的技術，就像要塞的守軍精於射擊一樣，「手藝人走遍天下」，他們是這樣的說。然而在大西北，這「走遍天下」的手藝人，在最初的兩個月，卻只能靠了每月六元的資助，寂寞的仰望着炊煙冷月，忍受着那最富裕的資源所給予他們的最毒辣的諷笑。……

## 二、一個孤獨的旅客

「為了適於抗戰的需要，怎樣才能把死的資源和活的人類結合起來，使它變成一體而為生產者呢！

一個孤獨的旅客盧廣錦在寶雞車站下了車想着。

八一三的砲聲一響，沿海一帶的民族工業即使是微倖未被砲火所毀，也都被迫資敵了。怎麼辦呢，抗戰與生產是不能夠分離的，工業合作的思想開始襲擊着人們的心。

「讓工業回她的娘家去罷！」越過無數的山川險阻，熱心家搜索着內地那供給豐富原料的母體，而經過若干次的磋商，把這一偉業的總部設在漢口，盧廣錦先生便隻身向着大西北遠征了。

到了目的地，天正下着雨，火車站外的街道是高處道泥，窪處淌水。雖然懷了這末一個偉大的思想，他也不免為秋季裏北方的冷雨所欺。沒人注意他，車站上的員工彷彿是客車才停，便一個個又縮回屋子裏去了。他艱難的和水與泥爭鬥着，走到一個小旅館，掛在旅館門前的那紙糊的燈籠，已經被風雨打了幾個大洞，連寫在燈籠上的那「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千古名言，都有些模糊了。

低頭進了夥計揚言最乾淨的房間，坐在坑沿上，這才感到自己是並不孤單。隱伏在牆內坑縫裏的英雄們，立刻便比誰都熱心的來向他表示親密了。盧廣錦先生一面用手零亂的在身體的各部份拍擊着，一面用眼睛，透過蝕舊的窗戶紙，堅定的望着大西北那被濃密的雲壓低了的天空。

「到了娘家了，怎麼樣開始呢？」他思索着。……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物色了一羣打鐵的流浪漢！

說是流浪漢，其實不能和世界上那著名的民族吉卜西相比擬的。他們工作伴着流浪，大抵是在春初秋末，家的左近，東一村西一村的奔走着，替農民們修理鋤或者鐮，間或也打幾把菜刀和馬蹄鐵。當豫東那些僻遠的縣份失掉了往日的自由，他們便沿鐵路，走了千餘里，真的流浪起來了。到寶鷄，不曉得是經過商量，還不知是偶然疲倦了，便散居在街市的盡頭，叮叮噹噹的又幹起營生了。

盧先生找到了他們中間的一個：是個乾癟的老者。紫銅色的臉上，生着一雙下彎的眉毛，和一雙擠在一起的眼睛。眉毛，只有稀疏的幾根；眼，彷彿生來不是爲了看什麼，乃是爲了閉着想什麼的。

「好哇，鄉親！」盧先生招呼着。

叮叮噹噹，老年的打鐵漢機械的揮動着鐵槌，讓汗珠和火星在燒紅的鐵餅週圍交流着。

「歇會兒，老鄉！打那兒來呀，老鄉！」

老年的打鐵漢真的歇下了，用抹布擦着額角的汗，並沒有抬起眼睛，只等待着，或攬業務上的委託

「日子過的去罷？」

依舊閉着，那老年的打鐵漢便爽直的談起來了：「咱們河南彭德府啊！……」這樣開始，便說起自

己怎樣丟了家小，背着吃飯傢伙，走千把里到了寶雞。『寶雞這地方，人生地不熟，同行多，營生少，只好將就着過！』老頭子又慨嘆了自己的衰年，氣憤憤的咀咒着年輕的同鄉兼同行之不顧體面：『要是頭二十年，在乎過誰，現在……』把老子這兩個字不自然的梗在咽喉裏，便啃嚼着自己這點微薄的工作，三個月來，老頭子只替小飯館裏補過幾口鍋。

盧先生聽着他的話，在恰當的關口表白着自己的同情。『你們應該大家伙合起來幹哪！』這樣開始，盧先生說明了自己的願望。看見老頭子惶惑的低着頭，眨着眼睛，便又解釋着：『大家合作，彷彿吃飯罷，就只燒一口鍋了，免得爲了煮飯就誤工夫。你呢？也不必再跟青年們搶活做，況且人一多，力量就大，大件的活也就可以承當了！』盧先生並沒把話題扯得太遠，他只是再三的說，打仗以後，大西北有那末多失業的人，那麼多富源等待開發，這些人正是這富源的開發者，可是要合起來幹，因爲一個人便什麼也不能做！他講的那麼自然而堅定，老頭子也不禁感動了！

『那倒也好！』老頭子說！

『我們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只要你們合作，協會可以給你們解決一切困難，可以給你們蓋工廠，可以借給你們錢！』

「那倒也好！」老頭子說。雖然感動，却沒抬起頭來。盧先生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陰暗的角落裏，有一個正在燒飯的孩子，閃着驚怪的眼睛。

這樣的，盧先生又個別的訪問了他的同行，「那倒也好！」他們說。並且約定在第二天，全體打鐵的流浪漢，在盧先生的小旅館裏集合，商量這個最初的工業合作社的組成。

「一個打鐵的工業合作社已經組織起來了！」盧先生非常興奮，打電報，向總會報告着。

「打鐵的？什麼？」總會的負責人大大的吃驚了！

但在第二天，那些打鐵的流浪漢並沒有在約定的時間來。

「怎麼回事呀？你們？」盧先生趕到了老頭子的蓆棚，提出了質問。

「約不齊嘛！」老頭子說，低着頭！

「什麼！」

「他們說，要想想！」

「想什麼？我還是騙子嗎？」

老頭子聽了這會議的問題而大大的吃驚了。一面搖動着[illegible]，一面[illegible]說話

## 三、工業合作社組織起來

但盧先生並沒有失望，在他的字彙裏，沒有失望。

他一天到晚的跑着，在難民們面前講演，在大街小巷裏貼着標語：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是難民的夥伴！」

「開發西北富源！」

「努力生產！」等等。

訪問者居然擁擠在那鷄鳴小客棧裏了。

第一個訪問者是印刷工人吳先登，有着蒼白的臉，失神的眼睛，講話和走路保持着相等的遲鈍。顯然是因爲失業久了，爲貧困的生活所苦，在生人面前，便感到一種難以啓齒的痛苦，膽怯的支持着自己的聲音。開始地吃吃切切的說着，但立刻，在一種溫情的鼓勵下，便激動的談論着了。

「那麼，你們的同行很多麼？」

『唔！』印刷工人吳先登含糊的答應着，又說到了機器：『有機子，也有人。機子閑着，人也閑着就是這末的！』

『閑下的人多麼？』

『啊，很多，很多，都在西安，不在此地！』

『有現成的機器嗎？』

『西安買到的！』

『需要多少錢呢？』

吳先登估計了一個數目，又大致的談論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舌頭一活動，又順便補了幾筆自己那過去的繁榮：『要有錢買機子，什麼都現成的！』便結束了，不安的坐着。

『人工呢！』

『現在這年頭，還談什麼人工啊！誰是師父，誰是徒弟，都一樣的閑着！只要大家湊在一起，有碗飯吃就行了！』

於是盧先生熱切的鼓勵着他，他勸吳先登到西安去，打聽機器，並且約集同志：『要是人和機子都妥當了的話，你們就可以成立西北印刷合作社，工協會可以借給你們三千塊錢作爲資本！』

，吳先登坐在那裏，不安更加擴大了。三千塊錢的丟失，龐大的佔據着他的思想。他那失神的眼睛，迅速的亮了一下，又立刻暗了。——他不能相信眼前這事實？因之也丟掉了鎮靜。但他也終于和盧先生約定，卽日到西安去，猶疑着而且遲鈍的離開了屋子。

過了三天，當盧先生正興高彩烈的和另一訪問者談話的時候，吳先登又遲鈍的走進了他的屋子。他費力的和主人招呼過，便沉默着，顯然是吟味着自己心裏的矛盾。

「什麼，你沒有走？」盧先生因爲憤怒便開始對他斥責了。對於自己的無信，吳先登並沒有分辯。他忍受着盧先生的一切責罵：「你想騙人嗎？」

吳先登的臉更蒼白了，嘴唇顫抖着，却沒有聲音。接着，便滴下兩顆大的眼淚。最初，還隱忍着，偷偷的用衣袖擦去了痕跡，但到了一切的隱忍都沒效的時候，便索性孩子似的哭了。

遇到了這種局面，是很意外的，盧先生默默的望着他，等待着他的安靜。

「你怎麼的？」盧先生問：

「我三頓飯都沒着落，那還能——」

盧先生給了他十塊錢，當天夜裏，他便上了西行的火車。

事情進行的很順利，人約齊了，機器也買妥了。不過與先生還常常怕一切都落了空，他常常一下子記起什麼，便夢囈似的坐起來摸摸機器，看看人，——人和機器彷彿都堅定的等待着自己那剛剛開始的前程。

他沒想到畢生中還能担負起這不大的責任，與之當機器運到火車站上，而忽然來了警報的時候，他便囑同夥們說：「你們躲躲吧！我留下看着點。」他躲在機器旁邊，任彈片擊傷了自己的脚，也不知道疼痛。「這還好，沒有什麼損失！」他指着擦蒸的機器說，背着人，感動的把自己的眼淚滴在那冰冷的機器上——他愛那些機器甚於自己。

第二個訪問者是鞋匠高寶幹。他後來所組織的合作社，就叫做寶幹製鞋合作社。

這是一個結實的漢子，掙扎了一生，到四十五歲，還是一個光桿。從孩子的時候起，就提了籃子在街上賣糖。以後多年的積蓄，使他獲得了一個廉價的照相機，於是他賣糖而外，又兼了街頭照相的職業。從那個時候起，對於生活的態度，也彷彿膽子粗壯了，也有了雄心，並且真的進了一個職業補習學校。學校使他約略的識了幾個字，使他成了最有才能的製鞋工人。這個最有才能的製鞋工人，流亡到寶雞的時候，已經一無所有，連必要的製鞋工具也都已典賣一空，只有一件藍布大褂，還顯大但卻孤單的

罩在他的身上。

但高賓幹並沒有失望，他全身充滿了活力，滿口的生活經驗也沒有損害他的健康。他除了手藝，還可以製糖、賣力、以及其他的各種職業。他正是那些所謂跑江湖的好手。

盧先生立刻認識了他的才能，高賓幹立刻也熟習了自己的環境。他誇揚着自己過去的奮鬥（他很快的便學會了奮鬥的字眼）；且在協會的會議裏發言說：『我們不但要給失業的工人想法子，更應該給無業的工人想法子』。為了實踐自己的誓言，就在協會的幫助下，於賓幹製鞋合作社裏，附設了製靴補習學校。

他不僅製靴，而且也製革，他製造的皮靴是市場上最好的，而且也是最便宜的。

第三個訪問者是另一種人，他沒有留下名字，而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區的任何文件裏，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只他那三角形的臉，還深刻的留在盧先生的腦子裏。

在某種場合裏，他的訪問或許會是愉快的。他優雅然而不免有些謙卑的談着他自己的工廠。他巧妙的聲言那工廠的利息之高，並且斷言他那工廠的停頓是受了戰事的影響：『我們怎麼合作呢？』他問。

拒絕這樣優雅的合作者是非常困難的，盧先生雖然心裏顯然，嘴裏卻不得不搜尋一些委婉的詞令，

說明協會並不是爲了發展私人資本，乃是爲了社會的利益輔助抗戰建國而設立的。

「那末，借點錢來吧！」優雅的來客很自然的說，彷彿來了就該沾點便宜才走似的。

反感在盧先生心裏增加了，他鐵青着臉說：「協會並沒有錢！」

「你爲什麼借錢給那些流氓、騙子、無家無業的要飯花子們呢？」

「我願意！」

「那是不行的」。優雅的來客說。並且證明某人其實就是流氓，是先前他廠裏的一個無賴工人；借錢給他是等于拋在海裏的。這優雅的來客想些什麼，是沒人知道的。他也許以爲盧某人是個呆子，或者是個揮霍的闊少。他使用着多樣的臉色和多樣的言語，武裝着自己，也纏繞着盧先生，最後終至于由恐嚇、威脅、詐騙、橫蠻而降至哀求了。「那末，朋友，我們私人通融，三五塊，總可以的吧！」

不用說，連這個，盧先生也拒絕了。

「呸！」優雅的來客，吐了一口痰在地上，表示着輕蔑，轉身走了。

就是這樣的，人工採金、水力鍊鐵、木機子織布、鐵機子紡紗，栽蠶桑、製造藥棉紗布的、織毛巾線毯的、製鞋的、印刷的、製襪的、製糖菜的，各取所長，一百多個合作社組織成功了。最後，連那些

猶疑不前的打鐵的流浪漢也推了代表，聲明以往是愚蠢，要求着組織了。

## 四、新的生活

西北的原野，一下子活潑起來了。

工人們用自己的手，爲自己的工廠建築房子，而更多的是沿了山崖，修補着多年失修的窰洞。

窰洞像傾圮的古城堡一樣，經歷了千百年的荒涼，又恢復了舊有的朝氣。危垣斷壁雖然仍是參差不齊的聳立着，內部的積垢却已經是刷洗一新。這五百年前的舊巢戶，因了日寇的侵凌，成了今日新工業的根據地。——用自己的手創造這新根據地的每一個分子，都這樣相信着。

沒有大烟囱，沒有機械的躁音，也沒有廠主；在自己的同夥裏推出了一個叫作理事會主席的，執行着類似廠主的職務。不必躭心打罵與罰金，倘有過錯，是大夥兒坐在一起，大夥兒來批判。用不着催命的汽笛，到了上工的時候，人人都會守着自己的崗位。偷懶和怠工，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那是對自己的不忠，對民族國家的不義，同時又常常在會議裏，使自己出乖露醜的。

大夥兒是這工廠的主人，也都是廠裏的股東；雖然只有五塊錢一股，可是人人都有份。廠裏人少，

心齊，一磚一石，一針一線，都是自己的心血。這種人的諧和較之機械的諧和更有力量。使用慣機械的名手，對於人工織布機，也不難感到强烈的興味。一把蒲扇，綁在迎面的木柚上，便自然會隨了梭的流動，而爲勞動者迎面扇着風涼。

「現在我們用手做，將來我們自然用機器！」他們會告訴你，而所謂將來，彷彿是非常確定的就在眼前。

在這原始的窰洞裏，他們才眞正感到了生。他們現在勞動，不是爲了「誰」，而是爲了「己」；他們現在勞動，不僅是爲了一張嘴，而且是爲了全民族。

某工程師曾反覆的對人們說：「這是一種新的生活」。

『我們大家都過着一種新的生活，黃土可愛，工人們可愛，我自己也可愛』。他說，並且描述着自己的心情：『我是學電氣工程的。已經來了兩年，在這裏担任技術部的工作』。

在上海的時候，生活好，收入多，但不知怎麼的，常常感到疲倦。心境有時候很陰鬱，像黃霉天一樣的不開朗。雖然有很多有學問的朋友，有很多有才能的同伴，但我的生活總像缺點什麼——我孤獨而空虛。

諸位知道，我這個人的本性，是好動的。我閑不下來，北方有句俗話，叫做窮拾掇，我就是這麼的。在家裏的時候，一下了班，我就東翻翻，西弄弄，總也拾掇不完，可是有時候自己也想，這一切爲了什麼呢？

到西北來了，和盧主任在一起。大西北的地方，這兩年我走了不少。是用兩隻脚走的。有時候在雨裏走，有時候在毒太陽底下走。多走一步，西北對于我，就多一層寶貴。一塊石頭底下，會埋着煤；一條泉流裏面，能藏着金。步步都會使你驚奇。

我得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感到過自己是這麼有用，這樣的被人尊敬。我計劃着合作社的發展，和工人代表們談話，樣樣事都使我感着興奮。想想看吧。因爲我的一句話，地下的寶藏地上的人類，就會親密的聯結起來，這可是玩的嗎？

自然，窮拾掇的毛病，我還是沒有改。我喜歡這個。協會的業務之外，許多社會事業都要我插一脚。蓋房子、挖陰溝、修馬路、甚至於誰家的門壞了，我都要去拾掇拾掇。喝、玩，在諸位看見寶雞東關已經有洋樓旅舍、貨棧、飯館、大的綢緞店了，那是我來了以後，才蓋起來的，當時是一片荒涼。

我睡的很少，可是並不疲倦，整天講話、做事、東奔西跑，不論風裏雨裏，一點兒也不厭煩，我不

再感到煩惱，也沒有「這一切爲了什麼」的問題，我的工作把這種心裏的障礙，給我排除了。我覺得人活着，很有趣味，很有趣味！

現在我們只感到一個困難，就是經費太少，政府的補助既有限制，實業家又都把眼睛集中了西南。——其實西北是比西南更好做的。可惜我的許多同業，習慣了海洋的溫濕，便不來嘗試這大西北的乾燥——其實這才是眞正的生活。

這眞正的生活使大家都熱烈而興奮。

織布工人王阿金在一匹布快要完成的時候，斷了一根線，許是由于懈怠，也許是因爲疏忽，或者竟是在大工廠的時代保留下的惡習。總之，阿金姐並沒有把那線續起來，就馬虎過去了。

於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有人提出了：

「阿金姐，那是怎麼的，丟大家的人嗎？」

「武漢第四織布合作社織出來的布是有一個洞啊！」

「阿金，你織的什麼布，裏腳布嗎？」

大家諷誚的笑着，而阿金，雖然極力分辯着，却羞得滿臉通紅，哭起來了。也怪，這以後，阿金織

的布，不僅是沒有了洞，而且在第二個月，還異外的得到獎勵。

獎金的獲到，是由協會的指導員、理事會的主席和另一位工人代表共同評定的。品評的對象，是工作的成績；品評的標準，是「福、祿、壽」三個字。每一匹布，都由那三個正直的人標出暗碼。結果阿金織的每一匹布都是福字，所以，阿金——

「這個月的獎金是阿金的！」

聽見自己的名字，阿金的心雖跳着，身子卻忸怩起來了，她有點兒窘，而大家卻笑了。這笑並不帶辣，笑的愜意而且開心。

「什麼獎不獎的，該上課了」。她羞得臉通紅了，被大家蜂擁着，進了課堂。

每天，飯後二小時，是大夥兒讀書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大夥兒認字、念書、學習着民族復興，對日作戰的基本理論。有時候也唱歌，也排戲。

## 五、從消費到生產

工人們不再仰望白雲冷月，寂寞失神；不再忍受地下投射的譏笑；也不再領受縣府那每月六元的救

貼。他們有了自己的廠，是將來大西北的主人。——他們驕傲的笑着，也唱着。一個月內，他們趕做了四十萬件軍服，六十萬件棉紗布，運到前方去了。

# 論敵後文化工作

從一九三九年初以迄現在，敵人的主要戰略，是在「以戰養戰」這一基本的政略下決定的。所謂「以戰養戰」的內容，曾經諸家詳細的解釋過，要之，乃在于爭取其「佔領區」的「地」與「人」。——鞏固其「佔領區」的偽政權，收買並愚弄其「佔領區」的民心，開發其「佔領區」的資源；利用其「佔領區」的水陸交通；順利完成其「佔領區」的諸種稅收；甚至綁架其「佔領區」的壯丁，以供驅遣。

這是民族戰的一特性，特別是日寇侵華戰爭的一特性。因為以實際着眼，所謂敵之「佔領區」，其實是並未實際的佔領。而這一政略的實施，却隨時都獲得了仇恨的報償。首先，是偽「聯合準備銀行」的投資，並不能取得敵後民衆的信任；而敵之「華中振興公司」「華北開發公司」等龐大集團的獨佔政策，也處處逢到了打擊。特別是其慘淡經營的偽政權之樹立，又十九都取着騎牆的態度。至於民衆，却大率是心懷仇恨，而不時予以襲擊。

但因這一政策的實施，決定着其作戰的勝負，所以尚期背城借一，圖困獸之門。近數月來，且更積極了。暴敵深深知道，其在目前，倘不能順利的完成這一政策，及至最後，其深入我腹地的部隊，必遭

全體的崩解，所謂最後的勝負，固不待亦未能決定於戰場上的。

而爲這一政策的先驅的，是欺騙性的文化侵略政策。此種文化侵略的經費，雖無數目字可供參考，但觀其種種設施，想來一定驚人。

這種文化侵略的目的：第一是愚蒙我敵後的民衆。方法是修改歷史，修改地圖、修改文獻、修改縣誌、地方誌、編訂教科書、臆造種種的傳說。凡以往忠勇志士，抵禦外侮，留下文字的痕跡的，都被刪除或塗改，使得我民衆忘掉其英雄祖先，而臆造許多毒辣的傳說以代替，使得我民衆受其愚弄。

第二是宣傳其推行之政策，如「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護路村」等類。宣傳的方法也相當巧妙，凡文化上的諸種形式，都被利用。出版印刷大批報紙、畫報、雜誌、小册子、壁畫、年畫、彈詞、劇本，小說等書籍。在形式上力求「通俗」，期能接近一般民衆。內容則不外「某甲和某乙是好朋友，同居某小鎮。戰爭初起時，某乙說「新秩序」將建立，某甲殊不信，遠逃異鄉，終不能生，乃復歸。歸後故鄉面目一新，「新秩序」果建立，某乙乃導之遊，並示以公路已開闢，水利在利用，洋房正建造，農田已使用機械開發，甚至某乙尚備有汽車，與某甲遨遊於鄉間公路上，甚以爲樂」云。或者是：「乙村本藉平漢鐵路以繁榮。但突來護路匪徒，常予滋擾，甚至凋弊，民不聊生。最後乃覺悟，此種窮困

，實爲路匪徒所致。乃羣起攻之，匪徒伏法，平漢路暢通，乙朴果復繁榮舊態」云云。

第三是消滅我敵後民衆的民族意識。方法是組織讀書會、舉行講演會等以引致邪途，印造大批淫書彩畫以惰怠其志氣。

第四是動搖我敵後民衆對抗戰之信心。除以大批書籍報紙，單頁宣傳「汪」「王」「梁」諸醜內言行外，並着重詆侮我政府的領袖，破壞我政府之威信，特別是製造許多無稽謠言，以期在民間造成統一即將分裂之印象。

第五是宣傳其文化建設。各種學生的、婦女的、士紳的、工人的、兒童的聯誼會觀光團的組織，幾無日無之。導游敵國本土或僞「滿洲國」，與敵國要人聯誼聚飲，以圖籠絡。並以報紙雜誌輔助之。

第六是利用各地的風土民俗，對我敵後民衆表示親善。如重修各地廟宇，祀孔大典，每當戰後即爲民衆重修祖塋等事，亦均以文字或圖畫爲之先容。

統觀其文化侵略之實施，不外下列三步驟，即：一爭取落後民衆；二、影響進步青年；三、教育初學兒童。以達其完全統治之迷夢

這種文化侵略，用意雖苦，設計雖毒，但亦與其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侵略，遭遇了同等的命運，所

收效果實徵。舉例來說，歷史文獻，雖已被修改，但英雄的傳說，反更流傳人口；亡國的圖，雖强迫懸之於壁上，而爲人師者爲之作反解釋，倒更覺得沉痛。至於敵後小學內，則大抵是準備着兩種課本，一種是「僞政府」揭下來的「滅種課本」；一種却是抗戰課本。

然而這種文化侵略却是極應注意的一個問題。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隱在軍事侵略後面的經濟侵略，政治侵略，文化侵略，事實上雖然無聲，但却有形，較之於軍事的進攻激烈得千萬倍。而我們的經濟戰，政治戰，也相當的收到了凱功。至於文化戰，站在文化人的立場上說，無疑的是落後於軍事政治經濟的。

怎樣展開這種敵後的文化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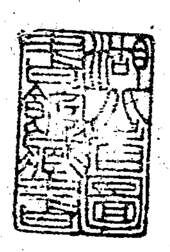
第一個問題：是先要針對了敵人的反宣傳做正面的宣傳，與敵人的毒計予以打擊。敵人之任何關於「宣傳」的舉動，都不是無的之矢，背後却隱藏着一種眞正的陰謀。他們常常假借集中的城市開運動會，他們却不並是以民衆的體格爲重，乃是藉機會來偵探青年的思想。所以運動會上就常常有青年失踪的事。有一個時期，敵人和「關聖帝君」特別來得親近，並修解縣關帝廟外，且舉行了盛大的祭典[13]。之後不戴天，「七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就開始了。他們是藉了關帝的招牌，收買着晉南的民心。倘敵後的

文化戰線有組織，則揭穿其陰謀，並不是困難的事。

然而這種被動的文化戰是不夠的，所以第二個問題是：要灌輸敵後民衆的抗戰知識。廣泛的說，要動員敵後民衆參加抗戰。要知道，我國農村在戰前本已凋敝，農民生活本極困苦，倘不能予以精神上的鼓勵，則基於生活上的條件，敵後民衆，對於抗戰會[illegible]免。而對敵後民衆之精神動員，則唯賴文化。這並不難，因為我們是對了我們自[illegible]敵人，是方便多了。

關於技術上的問題，我們還需要錢。我們[illegible]增加一師的經費，用于文化宣傳上，那效果當比一個師的武力要強大得多。我們還[illegible]但我相信，政府倘能有計劃的動員，全國文人必能都為所用，而以最大的熱誠來完成這工[illegible]本不成問題，因為民族戰爭的一特性，是我們敵後的諜報人員，差不多都是極公開的活動[illegible]而用不着[illegible]的那樣偷偷摸摸的需要隱藏。這些諜報人員就是發行的最好線索。

倘社會人士，並不認為這是迂腐之談，倘希能引起討論，並且能夠付諸實際。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　日初版

凱歌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伍角六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宋之的

發行人　劉百閔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